

新大陸

88



詩雙月刊

二零零五年六月第八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5

● 羅伯特·克瑞里紀念特輯

● 第三條道路詩選②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哈金	談話的方式 二首	1
任知	一次	1
仲秋	西來寺	1
非馬	你我之歌	2
遠方	社會問題之一	2
紀弦	木星上的女人／詠史篇	3
李斐	友別法拉盛後剪影	3
塞遙	樹之二／河·瀑	3
秀陶	墓園	4
徐江	春雪 三首	4
秦松	地上天使 六首	5
魯鳴	模糊不清的面孔	5
蔡克霖	懼憂的小鎮	6
施漢威	我	6
和平島	我坐在一棵樹下 三首	6
向明	屠虎 四首	7
呂建春	誰來晚餐	7
藍亭	折疊的若干方式	8
依雯	初夏十三行	8
唐果	她出生才四個月 二首	8
秋夢	解構	9
陳國正	舊情兩首／落葉兩帖	9
哲明	無聊七天	9
藍斯	帶一身咖啡味回家	10
葉盛生	海嘯	10
刀飛	從一瓶啤酒中想起你	10
杜風人	潮流酒二盅／一壺滄海長嘯	11
海嘯	死去的槐／聆聽	11
冬夢	虎嘯 VS 海嘯 四首	18
嚴力	合同／財富	19
榮惠倫	五月二帖	19
張耳	密語	20

No.88

金筑	無限流轉	21
夏野	絕對信號	21
彭國全	地鐵的笛聲	21
施璋	冬雲／冬日	22
姚園	足印留在時間的沙灘上	22
綠音	沉默的火焰	22
仲彥	把幸福種在地裡	23
趙明舒	病中／樂器	23
北塔	垂死的老狗	24
劉強本	喪	24
陳銘華	樹猶如此／一屋的時間	25
歐陽柏燕	重逢／尋找一條河／山居	25
謝青	八月	25
黃伯飛	與子同行	30

第三條道路詩專號② 12

羅伯特·克瑞里紀念特輯 26

譯詩

秀陶	拉索·艾弟生詩作選譯	30
秋原	美國散文詩系列③	31

訪談

徐敬亞、王小妮	漢語的魅力	29
——美國西蒙斯大學教授阿法訪談錄		

評介

牧思	妄論詩之重識之一	32
師力斌	情感使技巧飛來	35
藍亭	隨意且弱智，是形式主義的死穴	36
劉耀中	羅伯特·克瑞里	36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越南下龍灣二景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何奇(洛杉磯)

■ 哈金

給十四年前 在東北逝世的祖母

奶奶，給你寫詩是不是很危險？
因為大家都要我忘記我昨晚
那個夢，夢中你回家
給我們做一頓中秋飯。
你還對我一笑，看我用一把大笤帚
打掃你的房間。
吃飯前你給我
一碗燉肉，小聲說：
“留給孩子們吃吧。”

我嚇了一跳。
你怎麼會說這麼流利的英語？
你逝世前，你和我
一個英文字也沒聽過。
你怎麼會知道
我懂得你說甚麼？

他們告訴我要小心，
因為老太婆會很固執。
有人猜你是來領我的，
因為你在那裡肯定很寂寞。
有人問我你有沒有觸摸我
或喚我的小名。
如果有，我肯定逃不了。

我不害怕，也沒準備。
如果你真的去了另一個世界，
不再回來，你怎會把英語
學得這麼好？怎會
喝咖啡和薑汁汽水？
不，不，你那兒不可能
弄到這些外國貨。
你一定是在這兒，
這兒，在我體內。

我沒工作
不納稅
妓女賣身
我賣字
勉強活著
我寫的那些字
是我身上
迸濺出的血滴
它常常會
沖出皮膚
噴向人群

2004年寄自天津

■ 任知 一次

談話的方式

我們以前總是談論痛苦。
我們的日記和書信塞滿
失落、抱怨和悲傷。
即使沒有甚麼痛苦
我們也不斷哀嘆
彷彿期望憂煩的面孔
和它的魅力。

接著我們不能不表達痛苦。
很多事情沒有警告就降臨：
努力白費掉，愛情失去了，房子也沒了，
婚姻破裂，朋友疏遠，
抱負被眼前的需要消磨盡。
話在喉嚨中排隊
等待訴說。
痛苦像是一條無盡的河……
生命唯一不朽的流動。

在失去一個國家和放棄一種語言之後，
我們停止談論痛苦。
我們漸漸有了歡顏，
常常笑自己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一切變得美起來，
即便是草莓地裡的冰雹。

■ 仲秋

西來寺

整座建築概念
是東來的
禪、悅、法、喜
亦是

佛相果然無相
千年來
或威武或莊嚴或歡喜或慈悲
皆入妙相
倒是大殿信眾們
面色肅穆
輕手躡腳
“在神前，這次不能再犯錯”

有些遊客
深信極樂世界
就在咫尺
齋戒沐浴後
與菩薩合照
資證“來過塵埃”

西來寺
落在坡道上
天天打開大門、小門、方便門
予客結緣

西來寺
座南朝北

2004/10/23 於洛杉磯寓所

■非馬

你我之歌

1

我把你酒櫃裡
那瓶紫彩流蕩的名酒
喝光了

你也許把它存起來
澆愁
或慶祝什麼
或根本只是
擺擺闊

原諒我
醫生說紅酒對心臟有益
而且它嘗起來
又醇又香又甜

2

我用力扯斷了
那把吉他的弦

多少個黃昏
我靜靜坐在旁邊
聽你彈奏

但現在我要全神貫注
欣賞你
美妙的挑撥姿勢

3

我從你漾著微笑的嘴邊
把甜夢攫走

你翻了個身
嘴裡喃喃著
一個陌生又熟悉的
名字

竟是我那失散多年的
乳名

■遠方

社會問題之一

1、吸毒

魔鬼想投胎轉世
拋了你的魂靈
佔了你的軀殼
著了你的衣冠
學了你的腔調
卻移植了
他自己的嗜好

2、性騷擾

那些進化路上的
叛逆者
體內殘存著
過量的原始基因
——猴子們的基因
所以才
經常毛手毛腳
對異性

3、偷渡

不是說地球村嗎
開玩笑了
只是走家串戶時
沒打招呼而已
倒是有人
早已闖進月球
現在正打算
偷渡火星
他們問過那兒的
生靈了嗎
徵詢過
那兒的神祇了嗎？

4、幫派活動

那是很古老
甚至原始的部落
沒有保留區
卻專門在大都市安營扎寨
只是陽光照射不進去
難怪他們的
生活習性生存之道發展模式
除了另類
就是黑箱作業
直到有一天
帳篷破了
有明晃晃的寶劍刺入

5、種族頑疾

就算不是心臟病
也篤定是急性腸胃炎
一年總要折騰上幾回
鬧得雞飛狗跳六神無主
其實黑也好白也好
不白不黑也一樣
排名不分先後
更非英雄排座次
當初上帝調配出
這許多色彩
只是想讓祂創造的世界
不至于太單調寂寞
可不長進的人類
經不起誘惑和挑唆

■紀弦

木星上的女人

木星上的女人
用無線電和我談戀愛。
她說她最喜歡裸奔、裸泳、裸舞、裸睡
——多麼的前衛啊！

她說她不是不可以來地球
做我的補房，如果有一天
我的老婆走了的話。
她說她真的很愛我，
除了紀弦，不嫁第二個人。

但她是那麼高大，巴黎鐵塔似的，
而我卻相對地藐小得如一侏儒了。
她只要用兩個手指頭
把我輕輕地一捏，
那我不就粉身碎骨了嗎？

詠史篇

歷史上，
有的屬詩，
有的屬散文：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這是屬詩的；
但是秦始皇統一天下，
卻是屬散文的。

凡屬詩的，
必定高於屬散文的：
為了爭奪美女海倫而發生的
托洛哀戰爭是屬詩的；
但是十字軍東征一次又一次
則係屬散文的。

至於楚漢相爭，在我看來，

■李斐

友別法拉盛後剪影

盜取春日美好的半日
流著珍珠奶茶甜味的街上
攝取咖啡店你走後
椅桌留下的餘溫
慢慢烘熱昨天的胃酸
打開報紙刊記你的相片和論文
一道風吹街道瞬剎的風景
投射在汽車和商店間斜陽
誰去理會紙上的斑駁
唯有行人手機耳語和呼喝
道盡都市神經脈搏的風語留情
“以心傳心”“以心還眼”我苦索
哪裡尋找讀心術斷電的磁波
“噯，嘛呢，唄咪，吽”
我想還是最好走到餐館去
獨享豆瓣黃魚的寡味
並細思以後單騎獨行的重描
也好記取法拉盛大街小巷
人群濟濟春日黃昏的陌默剪影

2005年5月5日紐約

註：法拉盛（Flushing）紐約市
后區第二華埠。

做了皇帝的劉邦是屬於散文的；
而自殺了的項羽卻是屬於詩的。

凡屬詩的我都讚美；
凡屬散文的我都不喜歡。
為什麼？
你們去想想吧！

四月十九日

■塞遙

樹之二

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懺悔是需要耐性的

四月裡桃花開了又謝了
四月的雲兒呵將春天拖得長長的

水晶鞋的王國裡再也沒有毒蘋果了
那一晚的布穀也沒有叫醒你甜甜的夢

風雨不來的日子裡
我只苦苦迷戀於青鳥小小的啄痛

河·瀑

總躺著
浪笑
的
那婦人

春來時
便扭著腰肢
一轉
彎
就不見了

遇見
斷崖
時
才乖乖
站
了
起
來

2005/4 NY

■ 秀陶

墓園

那天我陪她去上墳，她媽媽的墳。那是個環境很好的墓園，大大的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以及蔭蔭的大樹，沒有高低不一雜亂豎立的墓碑。碑石都是小小的方塊平埋在地下。遠望不見墓碑只見一片平坦的綠野，高爾夫球場似的

她忙著插花，擺貢品，跪禱。我只能無聊地四處走走，望望，碑塊上刻著中、英、西、日各各不同的文字（陰間的文字可能更多種吧！不是有很多文字已經失傳了麼？）。有碑石的墳地佔多數，有些無碑可能下面還是空的吧，還在等人去填空吧

每塊墳地大約是三乘八尺的樣子。土地在這裡是一種消耗品，用一塊少一塊。理論上一定有一天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大墓園。到時候不論活人死人都得疊羅漢樣碼起來，愈碼愈高，孩子們在下面拍掌唱歌……

我回頭走向她時，她已起身站立，眼睛紅紅的……

April 05, L. A.

■ 徐江

春雪

錯過了鐘點
便很難入睡了
此乃我之人生
我之諸疼

這種時候
就聊一些小小的觸動
以自娛吧
我願說說今春的
第二場雪

那是臨近正午
病後的我揭開窗簾
發現外面
這麼奪目的光
竟來自寒冷

故園心驚

姑娘清清純純
在電影裏走著
轉過鐵網
穿過操場
背後跳動的板樓
影影綽綽

想當然就以為那是
北京電影學院
——女導演兼主演的母校
這時畫外音響起
“高考成績揭曉
我考上了師範大學中文系”
哇 是我的母校

看來這些年

我離親愛的母校
真的日益遠啦
可 甯管最後
我與它是否親密
我的母校
都絕不僅是一句畫外音

——我對世上
任何與我有關的東西
都這樣看的
我自己的人文精神
教會了我
人生無論輕重
切莫輕鬆把玩

大師秘史或帝國反擊戰

因懷疑《易經》
他挨罵

因娶了小幾十歲的妻子
他挨罵

罵他的都是同胞
而他眼裏的憤怒

卻是為合作者
在學院遭遇了不公

這位學院絕對精英的現身說法
再次提示我

對這個文明以及這個文明之外
所有知識份子體制的反擊

才剛剛開始

2005年寄自天津

■秦松

地上天使

迎著夕日的下午
 走過布魯克林橋頭
 海如腳下殘障的藍獸
 搖晃著浪齒的白色唾沫
 一群荷槍實彈的男人
 圍繞著一個赤手空拳
 的女子 一個以肉身
 投入反戰的女勇者
 披起夕日的血紅羽翅
 如一個落地的天使

2004年四月中

飲白

不山不水詩酒之間
 風華濃淡且飲大白

白頭可醉飲留其名累
 飛雪飛花寂然無終

詩意與否亦酒亦詩
 形色擎空盡白頭也

2005年首月春日酒後

白日夢

——關於馬丁路德金

黑色白日夢醒著白夜
 牧者與羊群舉起一種火把
 由不明的槍聲料倒
 夢從血熱中炸開
 在遍地大雪的半途
 在輓歌聲中揚起原黑的
 森林手臂告別而後
 釋放的自由守護立起

夢中的風景風不息

2005年2月末在直射市

分享

死亡如戰爭隨時在等著
 殺人？年輕的
 不該已死的肉體
 你要吾人分享你的
 自殺？你的戰爭？

不該已死的肉體
 請讓吾人分享你的
 翻身而起吧！

血肉之生

為血紅的紅塵加上
 一把火
 為煙火的人間點上
 一炷香
 不是送葬為接生
 為空靈的“蓋仙”
 送上一束煙花果肉
 回到血肉之生

釋愁

陳愁釋愁去也
 新詩舊賦強說什麼
 不識愁的少年
 愁何愁？

陳愁風中笑吾
 死不識愁
 何不由愁來識吾
 飛雪飛花煙火鶴髮

2004年春草秋成在直射市

你說你忙，連寫 Email 的
 時間也沒有
 我呢，口水飛濺
 弄濕了我自己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我伸出手來，夠不著你
 聽詩人朗誦詩的時候
 我又想起了你
 想起那時候，我們在一起

如今，我身在大西洋此岸
 觀賞你的《中國式離婚》
 你哪裡知道，這是我 20 多年
 頭一次沒完沒了看電視劇
 我想告訴你，那個姓名和我
 相似的演員，長相、舉止和說話
 卻很像你

不管月光是否依舊明亮
 無論江河是否起浪
 我相信，冥冥之中
 大家都看到了盡頭

一塊石頭會變老嗎
 一根鐵棒會彎曲嗎
 我沒有答案
 就算有答案也不是唯一的

我走到江邊
 沿岸走了一大截
 我沒有喘氣
 只是認清了哈德森河
 就是我家鄉的柳江
 在水裏，我看到了自己的
 面孔，模糊不清

於是，我寫下這首詩
 準備抄好後就寄給你
 你一定會說，在這詩裏
 同樣看不到我
 是的，即使你每個月
 在美國之音裏聽到我的聲音
 也不是平常的我

2005年4月13日紐約

*我每個月參與美國之音實況節目，下月
 出場是 5/9 中國時間晚上 7 點半。

■魯鳴

模糊不清的面孔

■蔡克霖

罹憂的小鎮

1)一杯黑咖啡

一杯黑咖啡
擺在別斯蘭小鎮
擺在地球圓桌之上

匪徒綁架了學童
匪徒綁架了花朵
匪徒綁架了俄羅斯
令整個世界驚愕
我也被綁架了
50 個小時

一杯黑咖啡
擺在別斯蘭小鎮
擺在地球圓桌之上
捧給全人類喝

喝饑餓喝恐懼喝絕望
喝炸彈喝飛機喝槍聲
喝事件最後的一次探望

一杯黑咖啡
竟如此之苦澀
是誰煽動鬼火煮沸

2004/9/5

2)槍口與槍口之間

槍口之間是兒童
槍口之間是花朵
槍口之間是血腥
槍口之間是硝煙
槍口之間
是一種顏色

槍口在裏邊威脅

■施漢威

我

我就是
失足掉進
冰咖啡裡
久久未能
融解的
那塊方糖

2005年寄自越南

槍口在外面威脅
槍口之下
只有選擇死亡
槍口在外面威脅
槍口在裏邊威脅
槍口之上
只有選擇凋謝

槍口對槍口
稱作鬥爭叫作反恐
裏外之間
槍口之間
齊啃
最不生命的麵包

2004/9/11

■和平島

我坐在一棵樹下

輕輕地彈唱
夜深迴旋著淡淡的憂傷

而你已睡著
小鳥夢到彈落的羽毛

銀光更靜
我的頭髮正一根根漂白

葉子發出沙沙的響

你的海

這就是你渴望的海了
翻捲的波濤

含在我的眼裏
用雙槳打開，快

一層層打開的夏蓮
一筆描不出正在尖叫的紅字

一池蕩漾的墨水
雙手捧起

紫色的蝴蝶

披肩的金髮
飛出夏季
你是聚焦鏡嘛

我斜躺在青草鋪就的絨毯
觀賞落日
你眼裏跳躍的火

一朵野菊花
在我的指尖慢慢燃燒

2005.05.09 維多利亞

■向明

屠 虎

磨刀霍霍
一刀。殺聲隨怨聲而下
血泊中踉踉倒地的
非牛
非羊
非豬
非雞鴨
非十惡不赦的重罪犯
非不共戴天的仇讎
非喪權辱國的叛逆
乃是
困居囚籠
喪失天地
疲憊如一隻病貓的
老虎

眾說保護
我獨屠虎
虎肉一斤八百
虎血一瓶兩千
虎骨五百一截
虎膽五千一枚
虎鞭三萬出頭
虎皮十萬不減
何況
一隻虎群已散
虎威已失
虎牙已鈍
虎子無望的
籠中之虎
何異指下的一隻黑蟻
此時 殺
總 成 還
縱虎

殺！

你們咬你們的牙
我殺我的虎
今天賣完
明天再來一隻

註：二十多年前，台灣突然殺虎風盛，也不知突然那來那麼多籠中之虎、而今野生動物保護法執行甚嚴，再也看不到屠虎賣虎的場景，但在其他場合，仍在有樣學樣的仿行。此詩寫於1984年11月18日。

風 波

寫下了幾行痛責屠虎的詩
後院的雞鴨們
豎冠鼓噪而至

是抗議不公平的對待咧
激情從漲紅的臉上
血般的寫出

還好
只需一小撮糝糠
便把那一千鳥嘴
全然
堵住

自 剖

這是那個人的耳朵
俯首親熱的貼在我脊樑上
在聽牆角麼？

我已一清如水了
再已沉澱不出
你所需要的營養

我已是一匹過時的粗布
除了大殮時，為你裹屍
別奢望再製成華服

■呂建春

誰來晚餐

口氣溢滿魚腥味
有人站在桌上暢懷開講
有人上下搖著尾巴
猛啃一根雞肋
有人舔淨鍋底乾乾

有人坐穩椅墊
埋頭苦幹土產魚肉
有人流下遍地口水
熄滅焚煮頭顱的大火
留下黑煙嗆人

饑餓找不到椅子坐下
伸手構不到的地方
不彎腰屈膝
就看不到桌底的骨頭
有人咪鳴了幾聲

大雁高飛遠走
老天不會掉下肉來
膝蓋關節疼痛
有人還是站了好一會
仰望上蒼

最終我業已是一隻餓扁的寒蟬
除了悶熱時空吼幾聲
就祇等秋後寒風的處決

廣場上的佛陀

不知道該怎麼辦
廣場上的生態
絕對和他追求的娑婆世界
相反

祇好若無其事的低著頭
讓心中那堆亂石
撞擊得比他默念的經文
更響

2005年寄自台北

■藍亭

折疊的若干方式

1

慢慢的我，看見詩穿的兩只襪子
不是黑鳥的眼睛，
不是洗衣房裡的對白，簡短而隨意
他們聊著倫敦讀書的孩子

他們緩慢折疊自己的生活，
摺起來，漂白的，和不能漂白的

2

我幾乎刪去了他看鳥四種方式，
相互重疊的，各自遮擋冬日的裝運通行

十三所小學裡，十三位詩人
被準確描繪成十三種城市，或朝代
“疑是地上霜”，確定的是他內心
思鄉的冰涼

3

我們和詩一樣不能完美，
海是例外，天空擒不住多少鳥
鷹，下墜的比豹，還迅猛
因為你內心的沉重

我們以文字割斷、砍去任何輕盈
任何暴露曠野的軟弱，如兔
它的耳朵，理解晴空中正急速
下落的罪惡

4

詩人們站在洗衣機旁，互不相覷
內在紙張卻被漂白，褪盡墨色

他們感覺迴避是必要的，
如果所有的人，在這屋裡，都赤裸著
都被路過的神靈或先人笑話、衣物
在他們眼裡是多餘的

5

我也低頭，這等待我搏殺的兔
紋絲不動

■依雯

初夏十三行

陽光灼熱一再肆虐
三十八攝氏的汗水沖昏了頭
寂寞快要中暑
厭倦和煩躁那道牆
刺痛了敏感脆弱的神經
當一頭黑髮磨成蒼白
沉默時更提高了噓氣聲

初夏的房間
光 照亮著空缺的床
故人遠洋他鄉有整整
三十年 事物依舊如此
以歸之於作弄
嗟嘆人生還有幾個三十年

2005年寄自越南

它是石刻的，并非玉石
一般墓碑用的石料
我的長喙並非不夠鋒利，
而是鋒利，刺不穿文字的原核

6

簡短的說，
我即是所有過去詩人的總和，
而後來者也將同樣把我折疊、摺在一堆

他們，和我書寫不同的筆墨
卻都企圖描一個類同的字：詩

7

女人，
比我們更理解折疊的規則
從貴陽，成都，九江，一直折至泰安
我們海豚般起伏
我們和陸地，和天空的距離無法測度
魚，關心的不是沿食物鏈的攀援
一切都是在神的同一胃部，咀嚼、消化

2005

■唐果

她出生才四個月

這個出生才四個月的嬰兒，睡在
搖籃裏
旁邊坐著她談笑風生的媽媽、
爺爺、奶奶和兩個姑姑
他們談論那個死在醫院的愛滋
病患者——
他們共同的熟人，說最可憐的
是她的孩子

她睡著的樣子像一尊佛，亦像
精雕細琢的玉器
她知道，他們不捨得打碎她
他們也會擋住那些帶著瑕疵的
蚊子和蒼蠅
除了絕對地相信和依靠，她
還能怎樣

因此，她展開眉頭，把手腳搭在
搖籃邊
姑姑遞給她手指，她抓緊
假如有人遞給她一條剛睡醒的
小蝮蛇
她也會抓緊。直到小蛇把毒牙
插進她的手背

我看不見風

我看不見風，他們說我是瞎子
我聽不見風聲，他們說我是聾子
我說樹葉晃動不僅僅是因為風，
他們說我是騙子
我說樹葉叩開了烏鴉的巢穴，
他們說我是瘋子
風這麼大而我卻不躲進山洞，
他們說我是傻子

2004年寄自雲南

■秋夢

解 構

(一)

接觸到這條底線
就是觸礁了
觸礁後你可想像
海浪如何將你分割

說是完整
已是昨夜的事了
甚至那張海圖
也被海浪強姦過似的

你是水
必然會化為人魚
最後也會被解構
成為元素

(二)

接觸到這條底線
算是被焚燒了
焚燒後你可想像
一切已不是一切

說是完整
已是昨夜的事了
甚至那一片雲
像被太陽吻紅了臉似的

你是火
必然會成為火鳥
最後也會被解構
成為灰燼

2005/5/12 越南

■陳國正

舊情兩首

1.

我遺忘了快要發黃的
擱置了久久的
該不該拿去
清洗翻新
一段情

2.

拾一葉葉晒乾了的雲
開煮一壺陳酒
好想溫熱
三十年凍結了的
情

2005.5.10

落葉兩帖

之一

隨風來到窗下
我哈腰拾起
竟然
是一塊塊焦黃了的
秋

之二

每一片黃葉
所以翻飛
只為了把禿禿的枝桠
交給秋天
裝飾風景

2005.5.10 寄自西貢

無聊七天

■哲明

第一天。

貓在屋頂大叫
向世界抗議，夜偷走牠的影子
天亮後，牠的寂寞
被影子偽裝的另一隻貓帶走了

第二天。

坐在窗戶前面
三小時
我思考用多大的聲音，叫醒那一扇
緊閉的窗

第三天。

鏡子憤怒了起來
它決定不再扮演別人的樣子
卻不敢打破
生活的遊戲規則

第四天。

大門沒鎖
一隻狗認真守著主人的夢
當牠發現自己只是一隻狗
驚訝的吠不出來

第五天。

無事。
除了一隻金魚想要咬破魚缸自殺

第六天。

天氣微熱
隨著枯萎的身體
一朵花把無聊的下午，一片一片
剝落

第七天。

翻桌子。翻椅子。
翻，腦袋裡一疊疊看似整齊的記憶
凌亂的房間，一切
從新開始

2005 年寄自台北

■ 藍斯

帶一身咖啡味回家

Freshly Ground New England
Coffee Tradition since 1916

群群疊疊移民的鞋靴
朝聖一個虛擬的美境
船隻越海飄洋
洶湧著劃下的經緯線
曾經一九一六年春染潮紅
一間簡陋機器設備的廠房
碾碎經烘焙乾皺的
相傳老古早野山羊
嚼出咖啡味道的果核

Rich, hearty, robust. Experience
the seasonal flavors of New England

一個家族累積的智慧
八十多年辛勤堅毅汗水
渲浸真誠技藝的
將顆顆苦澀果子
混合各類植物油的不同配方
晶亮爆發古拙芳香
密封在冠上別有心思名稱
一幅田園豐饒風光的包裝
等待品味出優良的傳統

(這間在美國麻省摩頓市穩步發展
但並未全部自動化的紐英倫咖啡公司，
還保留著家族的特色，眾多操
西班牙語系的美洲裔與少數來自越南
的工人，彼此交流指手劃足的濃厚
鄉音英語。)

一雙雙粗糙熟練的手
搬弄各自本份的動作
起動貨車來回吆喝
機械噪音碰撞
饒舌笑語

■ 葉盛生

海 嘯

海嘯來前
不打一聲招呼
數十萬生命離去
不留一句遺言

人們忙於
籌款賑災
我忙於
繼續生活

2005年寄自香港

沿繼數百年別鄉離家的軌跡
移民後代光彩的
充滿期待的眼色
夢想美夢成真的夢
然後加班下班
帶一身咖啡味回家

(懷念越南花灑溜滴式的咖啡沖
器，喝咖啡的晌午，香醇的味覺
點點滴滴在心頭。)

燒沸的水倒灌在小小的壺器
聽時間慢慢滴漏
一杯棕色的濃稠液體
加兩匙煉奶攪拌
雪落窗外靜看
冷艷的靜態情境
格外陌生的異鄉情結
光影和音色
穿梭三維與時空隧道
醞釀著遠在他鄉的那種
獨自消瘦的愁

2003年10月寫於波士頓

■ 刀飛

從一瓶啤酒中想起你

——懷藍斯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還，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從一瓶啤酒中想起你
想起你的容顏
像我臨窗凝視的
一幅長軸山水畫
一棵臨風
飄曳的綠竹

想起你 從一瓶啤酒中
想起你的詩句
像瓶中冒昇的泡沫
洋溢四散 芬芳滿室
在涓涓細流中
泛起圈圈的漣漪

從一瓶啤酒中想起你
想起你是昔日那隻黃鶴
我是那煙波江上的白雲
當日暮時分
誰會惦記在彼岸歌樓上
深宵對飲的兩個漢子？

想起你 從一瓶啤酒中
想起幽暗的斗室
無月也無影
想起獨酌的孤寂
想起對座驀然傳來
你熟稔的聲音
碰杯

2005.5.4 寄自越南

■杜風人

潮流酒二盅

下半身詩：黑蜘蛛現象

上山下海 收拾殘局之後
俠女柔情 最是自豪的
痛快優越感

莫過於看著身邊的另一半
自稱英雄好漢 卻一塌糊塗
那副可憐窩囊的死相

註：造化淒美的殘酷——雄雌黑蜘蛛交配之後，雄蜘蛛馬上暴斃！

垃圾詩：海馬夫妻的獨生子

婦運主義的呂秀蓮
指著 陳水扁 319 中彈受孕的大肚
幸災樂禍 又挖苦

這個苦肉計又何苦呢
你腹中的獨生子
遲早 會流產

註：造化古今一絕的傑作，也是婦運主義者最樂見的，海馬係世上獨一無二雄性懷孕生產的動物。

2004.10.15 西貢孤獨島

一壺滄海長嘯

二零零四年 血花四季的豐收年
人彈與人質之爭 戰爭
都是人字 為了爭
一口 血染的風采

春夏秋冬 百花競逐
爭鳴 最是年關至關張力的

■海嘯

死去的槐

一株洋槐死去，剛突兀起少年的
喉結，我想與我有關
與栓在它脖頸上的羊
有關。若我不是今天看見
不是此刻解除枷鎖
它或許會慢些，至少
停止的腳步，會等待
一場雨的過去

過去的時間卻完整好地
活著，並保留著血液
讓你再次擁有
疼痛的知覺

聆聽

其中的一個人
顯得蕭瑟，用舌頭爬上
梯子，很難。

用眼睛諦聽海
光陰中的圓形舞蹈
走過臺階，另外的一
張臉，側上西窗

枯樹的表情沿途停頓
偶爾轉身，等候
她的靈魂。此刻
在地獄的樓上

因為破碎，我拒絕
飛翔

2005 年寄自北京

關鍵時刻高潮 是剛被砍下
地球 這個頑固人質的頭顱

一頭血淋淋零酒量的地球
竟然 把我貯藏經年的
一罈 陳年老酒
灌頂之後 一飲而盡

仍未瞑目 逼視蒼穹
茫茫人海 然後借酒裝瘋
含血噴人 嘔吐
一地狼藉酒泡闌珊醜態

而惜酒如命的我 卻眼睜睜
目瞪杯中 那千千萬萬
要命香醇 如酒一般
淒美而宿命的醜雞生命*

載沉載浮 掙扎於浪花酒泡中
一眨眼 化為泡沫

化身於浪花泡沫的維納斯
浪神美女 妳說呢

教我如何浪飲 胸膛中
一壺 滄海長嘯

*醜雞：一種微小的酒蟲。出自元好問的登泰山詞〈清平樂〉：“井蛙瀚海雲濤，醜雞日遠天高，醉眼千峰頂上，世間多少秋毫”。2004 年十二月廿六日，禍及亞洲與非洲十二國，九級大地震引發的世紀海嘯，乃年終一場大屠殺的浩劫。夜晚，沉浮杯中的媒體畫面，每日面對與時俱增的死亡數字，仰問蒼天！沒有酒，能留下活口嗎？

2004.12.31 西貢孤獨島

第三條道路詩專號②

◎林忠成組稿

■孫啟泉

雨

天空把雨下大了
就像雲把雨下大了
就像酒把我的頭喝大了
就像誰把漏子捅大了
你無法阻止
這一連串惡性事件的發生
放電影一般閃現
你想讓聲音抬高一些
雨聲更大地蓋過你的聲音
你只得讓自己在想像中一路狂奔
讓雨聲慢下來
然而更大的雨蓋過一切

■竹劍飛

曾獲“新鴻達杯”好詩大獎賽三等獎。

在一份批示裏， 我遇見你的名字

在一份批示裏，我遇見你的名字
我知道，你的名字
經常在各種檔中行走
很少聞其聲，更何況見面
卻能感覺到各種行體的簽名字
越寫越少，有時僅僅兩個字
卻顯露出一個人的威嚴
閱讀你的名字，欣賞你的
楷書、草書，捉摸著
你的心情，細圓、稜角
折射出生活的體驗
在一段文字中間，一條平靜的馬路

宛如一台勻速運轉的機器
被你輕輕一點，變成
一條迎賓大道，你的名字
僅僅三個字，寬敞嗎？

■王征珂

1969年10月出生於湖北洪湖。
畢業於湖北大學。17歲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詩集《蝴蝶和鋼鐵》。

被寒冷的冬天警告

被寒冷的冬天警告
青蛙緘口不語 大地的
毛髮 草越來越稀疏
前年栽下的小桃樹
像一個小兒麻痺症患者
手脚枯瘦 扭曲成麻花
喜鵲不再出遊 不再
整日唱信天遊 不再
嘰嘰喳喳把它的東方唱紅
像一個下崗者 啄木鳥
偶爾還會出來 它無木
可啄 它更 無心歡叫
而我站在山頂上 假設
花朵插滿頭 有多少白日夢
就有多少 疾風冷雨潑頭

■西北龍

本名張旭東。1966年生於陝西省銅川市。

精神病分析

神經精神神經神經神有病了
有病了沒病了沒病了有病了有沒有病
被關進了院牆

乾淨了俐落了俐落了乾淨了乾淨俐落
白大褂在神經與精神之間晃
晃呀呀晃呀晃晃呀晃得心發慌
沒病的有病了有病的沒病了有沒有病
有病的一直努力拆掉一堵牆
沒病的一直要打造一堵牆
有病的一直在喊想見他的娘
沒病的一直在說外面有一隻大灰狼

■鮮姪

生於六十年代，現供職於四川廣元市東河熱電有限發展公司。

靈 感

哦
靈感！
我看見你
翻來覆去像張烙餅
春天的花地毯被你揉皺了
體內幽藍的火苗還在滴滴嗒嗒流淌
春天該開的花都開了
連墳墓都揚起了綠色漣漪
我卻被春天的美灼傷
桃花啊桃花
你喝了我的血
才開的那麼嬌豔

■辛泊平

70年代生於冀中平原，98年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居秦皇島市。

一杯殘茶捂熱黑夜

雨 依然那樣落下
雨 讓水泥路濕潤成青石板
一匹瘦馬蹣跚踏過
一把紙傘緩緩飄來
一朵雲 打開黑暗
一個詞 劃開胸膛

司雨之神睡眠惺忪
鮮紅的心臟像鳥兒飛翔
眼睛已經不能淋雨
眼睛只能識別黑與白
一陣鐘聲砸傷漁火
一杯殘茶捂熱黑暗
我把我坐成石頭
雨把雨下成時間

■徐學

原名徐存祥，1969年生於甘肅天水，係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

夕陽

夕陽落下山岡就回家了
回家的夕陽站在父母的身旁
吃著糖果撒著嬌
像去年春節回家的我
夕陽是幸福的 這幸福
來自一個三十多歲男人的短暫幻想
幻想是美麗的 我知道
在幻想中才能追求完美 好妹妹
願幻想永遠伴隨你 和
孤獨保持一定的距離

■嚴家威

河南省信陽市七高教師，第三條道路論壇版主。

蠕動的地龍

(四)

前天雨後，溫度降低，空氣清涼。
田野上幾千隻蜻蜓貼地盤旋
那人用鐵鍬在地上猛掘，他似乎前
幾天被熱瘋。他尋找著什麼
就是這次，你被鏟成了兩段
你流出了灰色混濁的液體不知是血
水還是淚水
你痛苦極了。兩個短段，蹦跳扭
曲。鑽進泥土

還在繼續扭曲
褐黑色的泥土的表面，起起伏伏
我知道你在自救。我知道你的再
生能力相當強
過些時日，你又和分身一塊兒，
忘掉疼痛，繼續蠕動在暗黑裏

■陽陽

原名余向陽，1968年生於江西臨川一鄉村，畢業於江西大學法律系，獲江西第五屆穀雨文學獎。

樹上掉下妹妹

這些日子是一棵大樹
詩歌結滿了枝椏
妹妹在每一片葉上望我
高興時喊一聲大哥就掉下來
我無暇端詳妹妹的芳容
只在語言間看她們怎樣有心地
爬滿信箋
並像一個吃素的哲人樣懷抱著
她們那些關於年輪的心願
樹上掉下妹妹如同天空不斷地下雨
使平凡人感覺春天總在人間徘徊
於是我只有接著種樹
直到有一天將自己和屋子種入泥土
樹上掉下妹妹

這些日子是一棵大樹
詩歌結滿了枝椏
妹妹在每一片葉上望我
高興時喊一聲大哥就掉下來
我無暇端詳妹妹的芳容
只在語言間看她們怎樣有心地
爬滿信箋
並像一個吃素的哲人樣懷抱著
她們那些關於年輪的心願
樹上掉下妹妹如同天空不斷地下雨
使平凡人感覺春天總在人間徘徊
於是我只有接著種樹
直到有一天將自己和屋子種入泥土

■楊通

筆名逸鶴、杏子，男，四川巴中人，係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

我想，我該下班了

窗外，一隻晨鳥飛行得太快
我無法在坐起來的過程中抓住任何
一個詞語
來闡釋一晃而過的生與活
“人滿為患的城市／我看不見走動”

今天，是立秋後的第三個日子
風，終於帶來了窖藏已久的冷意
這是2003年第五場被凝固的景象——
“在一則死亡的消息邊”，有人
“在公用電話裏省掉了哭”
又一個小孩在醫療事故裏沉睡，雨水
也洗不乾淨
親情裏的痛。天使在天堂裏
沉默無聲

我無事可做。一直到八小時的最後一秒
在空曠的辦公室裏，我實際上唯讀
完了一首詩
方舟說：“還要再低一點，你碰到了
物體然後門就關上了……”

天，再一次黑了下來
我想，我該下班了

■隱石

原名李勝勇，生於1974年，獲《青春詩歌》雜誌“青年詩人”獎。現為民刊《哎呀詩刊》主編，《黔東作家》執編。

信差

在這個夜晚
機器在城市中心繼續失眠
外面的臉孔已然黑暗

偶爾傳來尖利的人聲 偶爾
鄰人的一聲懶洋洋的呵欠
像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粒針 然後消失
這個城市巨大的氣流 在我樓下
拱動 它沒有韻律但又所向披靡
它掀動著我的筆 為我的詩歌寫作
設置了一道障礙
這個夜晚因此被打亂

而那些失眠的小姐 開始上路
最後 被一塊塊窗子吞沒
她們痛苦的喊叫 沿著我天真的筆尖
抵達我的夢境 我知道她們柔軟的身體
將在清晨 被一個個窗子吐出
就像這個城市刷牙時吐出了白沫

找不到尺子 因此我無法預算她們
人生的高度
我渴望成為信差 把穿越黑色
當成職業 把美色當成一塊發亮的肌肉
把秋波當成天生的斜視……把生活
舉到一張報紙的 高度

■張守剛

重慶雲陽人，生於1971年夏天。
2002年獲《詩林》“天問杯”詩歌
創作年獎。

蒲 溪

起初 我並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歷經五塊錢的顛簸
就神使鬼差到了這裏
一條慵懶的街道
擠滿了賣東西買東西的背篋
他們的樸素就是蒲溪的樸素
叫賣的小販把聲音拖得長長的
街道的這頭和那頭都能聽見
從開縣到雲陽 經過蒲溪
我偶然看到了這些
地處西南的一個小鎮
它和許多地方一樣
生長著樸實的鄉音
生長著叼著煙斗的鄉音

小船在蒲溪碼頭上吆喝了一陣
就跟著水流走了
我所經過的蒲溪就像一場夢
瞬間就不見了

■張作梗

1966年生人，祖籍湖北。高中文化。
1984年開始詩歌練習。

流 星

流星的尺牘：簡短。雋永
稍縱即逝
為此他要切割一塊
藍色 做鎮石
他不習慣用春風寫眉批
儘管今夜的流星將在
翌日 成為一句
春天謹慎的遁詞
月光纏在藤上 廊柱下
他暗察天象
唉，誰能對出天空的下聯
流星彎曲滴落

■仲彥

土家族人，1970年生。獲沈從文文
學獎等各種獎勵。係湖南省作家協會
會員。

陽光很好

陽光很好。山林之中，木板房養活的
泥土的香
站在四村八寨
你們也好。
木板房，把迷人的微笑
種滿人間
大地之上，一隻花背痛，
在農村，把一堆嫩草
從田間地角背回家
土裏土氣的香。早晨，踏青歸來。
春天，你把花背籠
送給三月，和風，和花香，和激動的

淚水的香……

女兒說：

“牛娃娃，你是一個乖孩孩
你要聽我說說話”
香香的農村，土土的女兒
用花背篋做著好多
好事情

■朱楓

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會員；詩
作入選《世界華文詩選萃》《第三
條道路》（第一卷）《中國新時期
二十年詩選》等多種詩文集。

懷 鄉

父親一生只打過我一次
那是因我上小學時的一次蹺課
他在一塊蓖麻地邊
脫下鞋子
狠狠地
揍了我屁股一頓
昨晚我又夢見
這樣的情景
醒來
屁股上還疼著些鄉愁
我多麼懷念
鞋子打在
皮膚上的感覺

■朱山坡

本名龍琨，1973年生，研究生畢
業。獲首屆《廣西文學》青年文學
獎。業餘主編民刊《漆詩刊》。

絕壁上的人家

一個村落就是一張郵票
貼在千尺絕壁
貼緊了自己
卻永遠無法寄出去
因為山是灰色
房子便是灰色
人們在絕壁上爬動

一臉倦容 渾身泥土
房子又矮又扁 人們的夢從沒有圓過
一個老人在搗土築房
扭頭告訴我
他的一個兒子摔死在屋後的山上
一個兒子炸死在山西煤礦
這還算好
鄰屋老漢的獨子外出五年
至今仍下落不明

■侯平章

四川宣漢人，生於67年，做過教師、記者、編輯。現居廣東。

敦 煌

敦煌到樓蘭是一滴水的距離
我在想像中還原著
樓蘭的繁華
也丈量出
從敦煌到樓蘭的距離
風暴 陽光 水 胡楊和草地
以及濕地退化的速度
和生態越來越脆弱的極限
從敦煌到樓蘭
是一滴水的距離
放牛繩子的長度就可撈起的水
從地下湧出就跑得
無影無蹤
回憶的主題水草豐沛
從月牙泉 疏勒河
到戈壁沙漠的最短時間
在我思考的瞬間
就讀到這一滴水的距離
還沒有我的視力
開闊

■鄒曉慧

空 門 (之二)

孤獨的時候
自己尋找自己

左手握著右手
隨之而來是寂靜
就像在黑夜裏用一塊黑布
蒙自己的眼睛
無燈的黑夜
自己尋找自己
就是找黑夜的黑夜
和黑夜面對面
空談
孤獨的時候
周圍空無一人
空無現實
空無夢想
空無紅塵
空無內心
只剩下
簡單的
禪
人活一世
空無門
進來 或
出去

■羅 鉞

1980年生，四川蒼溪人，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

戲 臺

也許我註定是個憂鬱的人
生活的戲臺混雜著欲望與苦悶。
深藍色的幕布冷酷無情誤導著
年輕的心
喜劇、悲劇都有眼淚落下
或者飛都會墜地無聲的沾染塵灰
上演的總是我多病的肉身
靠背椅早已麻木
需要支撐的那些部位逐漸冰冷。
當強烈的願望被沙漏點滴
到落幕時洞開的大門需要多少場次
我才能沉重地來輕盈地去

“第三條道路”詩 歌發展史綱

——從 1999 到 2004

◎林韻然

時間一晃而過，從 1999 年底第一部《九人詩選》的呱呱墜地到 2004 年譙達摩、菩岸共同策劃的這部詩集的即將面世，“第三條道路”詩歌宛如一個初生的孩子，轉眼間竟已要慶祝自己五周年的誕辰了。整整五個年頭蹣跚的學步歷程，在漫漫中國詩歌史長廊上也許只是淺淺一抹稚嫩的腳印，然而就這跨世紀詩歌大鐘上清脆的一聲啼嗒，正如譙達摩所說“‘第三條道路寫作’是 21 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那樣，已經擲地有聲地鳴響了 21 世紀中國現代詩歌發展新生的鐘聲。1999 年：《九人詩選》的出版與“第三條道路寫作”的誕生 1999 年 4 月，“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在北京市平谷縣的盤峰賓館召開。在這次通常被稱為“盤峰論爭”的詩歌討論會上，“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派詩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爭，爭執從雙方詩學主張的對峙蔓延到相互間的叫囂謾罵，可謂愈演愈烈，充分暴露出當代詩壇上過於濃厚的功利氛圍、僵化對立的二元思維、拉幫結派的不良風氣等一系列問題。有感於打破“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二元對峙格局，還廣大真正熱愛詩歌、嚮往個性寫作的“沉默的大多數”以“我手寫我心”的自由的生存空間的迫切需求，1999 年 11 月在北京市郊舉行的“龍脈詩會”上，莫非、樹才等人首次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寫作”的詩學主張。繼“龍脈詩會”之後，由九人詩選編委會主編，集結了莫非、車前子、簡甯、席君秋、樹才、殷龍龍、小海、尹麗川和譙達摩九位詩人共百餘篇詩作的《九人詩選》於 1999 年 12 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此詩選的誕生，標誌著“第三條道路寫作”作為一股帶著清新氣息的力量，以多元、開放、寬容的創作姿態正式登上了當代詩壇。“第三條道路寫作”自誕生伊始，以莫非、樹才、譙達摩等為代表的一批詩歌創作兼理論家即表明了其鮮明的詩學理念和創作態度。1999 年底出版發行的第一部《九人詩

選》收錄了“第三條道路寫作”三篇代表性的詩學理論文章：莫非的〈反對秘密行會及其它〉，樹才的〈第三條道路〉以及譙達摩的〈我的詩學：1999年冬天的思想〉。在〈反對秘密行會及其它——我與詞與物〉一文中，莫非以名詞闡釋的形式表述著自己對“第三條道路”詩歌的真知灼見：“第三條道路，是另類，是另類的另類，甚至是自身的另類，是‘單數者’，是單數的複數。”樹才在〈第三條道路〉中對“盤峰詩會”論爭進行反思之後，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一個詩人只能是一個單獨者。”，“第三條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複數。”。譙達摩則由經濟學的角度為切入點剖析“第三條道路寫作”，發出了“我認為‘第三條道路’的‘三’是‘三生萬物’的‘三’。‘第三條道路’是一條絕對敞開的道路。”之呼聲。由此可見，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其實質並非為在“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立場”的夾縫之間搖擺不定的一條中庸之道，更不是延續“盤峰論爭”詩界結派、相鬥思維模式的產物；而是為所有希望在詩壇幫派爭鬥之外謀求生存一席之地的詩人們開闢的新路。從某種意義來說，“第三條道路寫作”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峙的沉悶空氣下應運而生的“不結盟運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同是渴望走出二元僵化格局的呼聲，也同是宣告多元化時代大潮即將以不可阻擋之勢鋪天蓋地而來的第一聲嘹亮的嬰啼。

“第三條道路寫作”在世紀之交的中國詩壇嶄露頭角絕非偶然，它標誌著中國詩壇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也是中國詩歌由一元走向多元的必然結果。面臨著與本土古典詩歌的斷層，與西方現代詩歌的隔膜；面臨著影視等讀圖時代藝術樣式的衝擊，現代社會速食文化的挑戰；面臨著知識精英意識的延宕，大眾立場的幻影——中國詩歌在當代文藝界的處境無疑是尷尬的。然而莫非、樹才和譙達摩的這三篇“第三條道路”重要詩學文章為中國詩人們指引了一條新路：那就是獨立、個性、差異——“第三條道路”的詩歌精髓所在正是後現代主義強調多元化並存的高昂精神氣質的

反映。沒有自由的生存，談何發展？對詩人個性、獨立性的強調本身就是由詩歌這一特定藝術樣式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詩歌得以綿延發展的最根本的基點所在。

在中國詩壇歷經幾十年艱難崎嶇的探索與周折後世紀之交的今天，“第三條道路”以難能可貴的勇氣，拋開曾有的層層繁蕪與荊棘，回溯著詩歌之所為詩歌之本源，還廣大的詩人以最基本的生存權，這無疑宛若一場及時的甘露，滋潤著當代詩壇幾近乾涸的瘠土。

2000年：《九人詩選》的延續短短一年時間，也就是到2000年年底，譙達摩、林童二人主編的“第三條道路寫作”第二部詩集繼而由華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在這第二部的《九人詩選》裏，開篇即為譙達摩的又一篇重要詩學理論文章：《第三條道路寫作提綱》。在《提綱》中，身為“第三條道路”代表性詩人之一的譙達摩從自身的創作實踐出發，詳細闡述了“第三條道路寫作”的含義、背景、產生緣由、寫作策略、可能存在的困境與問題，以及重要的理論文獻云云。如果說第一部《九人詩選》中莫非、樹才和譙達摩的三篇詩學文章為“第三條道路”詩歌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詩學理論基石的話；那麼譙達摩的《提綱》則可視為其在“第三條道路”詩歌發展進程中自覺的創作理念歸納小結和自我反思。2000年12月“第三條道路寫作”推出的第二部《九人詩選》，除譙達摩、殷龍兩位詩人之外，其所收錄的其他詩人則較之第一部的《九人詩選》有較大的變動（其餘七位詩人為：路也、盧衛平、娜夜、林家柏、邱勇、趙麗華和林童），充分體現了“第三條道路寫作”具有著如譙達摩在《寫作提綱》中所稱的無限擴張的審美空間和靈活自由的美學追求。其中，此冊《詩選》收錄的譙達摩的代表作之一〈鳳凰十八拍〉，以其豐富多彩的意象，“鳳兮”“鳳兮”重複迴旋的音律美感奠定了譙達摩作為“第三條道路寫作”主將之一的重要地位；路也的〈女生宿舍〉、〈陪媽媽去醫院〉等小詩，則以女性獨有的溫婉和細膩的筆觸，流水一般

地輕淌內心的溫情；盧衛平對城市、對工業化的反思，娜夜對愛情的詩性審視，趙麗華深邃的思辯，林家柏的〈古劍自詠〉、〈秋日的私語〉等詩作中懷舊、滄桑的歷史意識，邱勇〈明天〉式短小簡捷然而敏銳灼見的詩風，林童〈北斗行〉組詩等體現出的詩人對生命、宇宙、人類的深沉的關注……九位詩人，九種不同氣質與風格的詩歌作品——第二部《九人詩選》的文本自身，就可謂是“第三條道路寫作”宣導的“單數的複數”之原則的最好的例證。

2001年：《第三條道路寫作詩歌——九人詩選》2001卷的《九人詩選》於2001年6月由華藝出版社發行。譙達摩主編的這第三部的《九人詩選》大體上延續了前兩部《九人詩選》的形式和體例，但在具體收錄的詩人的名單上，則又有了很大的變動與調整，共收入了盧衛平、李南、劉川、邱勇、凸凹、唐詩、陸蘇、劉文旋、林童等九位詩人的詩作。劉川、凸凹、李南、唐詩、陸蘇等又一批新詩人的加入，為“第三條道路寫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劉川為第三部的《九人詩選》帶來的是一股清新的山林野性之風；唐詩的詩歌，則用樹、英雄、太陽等一系列意象，譜寫出一曲對頑強生命力的頌歌；陸蘇的〈回家〉、〈女兒〉、〈媽媽的好〉，呼喚著對家庭、對兒童、對親情的最溫馨的眷戀……與前兩部《九人詩選》略有不同的是：2001年的《九人詩選》裏的各位詩人，開始不約而同地把反思的目光投向了都市。比如盧衛平在〈在陌生的城市遇見熟人〉、〈城鄉差別〉等詩作中透露出的，是對都市人之間冷漠與隔膜的無奈；李南、劉川、邱勇、劉文旋筆下對大自然景物的迷醉與眷顧，正是他們內心深處淡淡鄉愁的折射；這樣對都市的疏離感在凸凹的〈走進一座大廈〉、唐詩的〈夏天的傷害〉裏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對麻痺世俗的都市生活的自省式的不滿；而林童的〈網路時代的愛情〉，已不可謂不是對現代人尷尬可笑處境的一次登峰造極的嘲弄了。儘管各自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對工業化，現代人生活的思索在這一冊的“第三條道路”

詩集中成為九位詩人共同關注的母題之一。頗值一提的是第三部的《九人詩選》在詩論方面，除譙達摩的《中國當代詩壇一瞥》之外，還登載了“第三條道路寫作”迄今為止“最全面、最體現第三條道路詩歌理想”（語出趙思運的〈關於“第三條道路寫作”詩學我之辨析〉一文）的一篇論述文——林童的〈“第三條道路寫作”詩學〉。〈“第三條道路寫作”詩學〉一文由對“知識份子寫作”精英夢的反思，對“民間寫作”所謂反叛精神的解構，“第三條道路寫作”詩歌觀念特徵的剖析，乃至以2000卷《九人詩選》九位元詩人詩作為文本進行的詳盡分析等七大部分內容構成。文章開篇即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知識份子寫作”與“民間寫作”論爭背後所暗藏的文化霸權和文化專制主義；在文化詩學的意義上對二者分別進行批判之後，林童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寫作”的美學基調：“獨立性”、“包容性”、“開放性”，再次表明了“第三條道路”區別於以往中國詩壇詩歌流派，開放獨立的鮮明姿態。“第三條道路”詩歌創作的理論體系建構，自莫非、樹才、譙達摩的三篇詩學論文起首，經歷譙達摩〈提綱〉的補充闡發，至林童的〈詩學〉的一次完整、系統而全面的梳理，其大體框架已可謂初具規模。連續三部《九人詩選》一年一度的相繼出版發行，構成了世紀之交中國詩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從1999年到2000年再到2001年，“第三條道路寫作”注重的是詩歌文本作品與理論建構的齊頭並進，三卷《九人詩選》不僅收錄了“第三條道路寫作”大量的詩歌作品，還接連刊載了一系列闡發“第三條道路”詩歌重要詩學觀點與美學追求的理論文章。創作實踐與理論建構交相呼應，看似風格各異的具體文本與推崇個性、崇尚獨立的創作理念和美學原則互為支撐。《九人詩選》系列，在無原則中現原則，在無序中現有序，同時亦在統一中現萬變；並為其後“第三條道路”詩歌創作與詩學建設的進一步展開，繪製了一幅美好的藍圖。

2003年：通向更廣闊詩歌藝術世界

的——《第三條道路》時隔一年之後，由龐清明、林童主編，第三條道路詩歌學會發行的《第三條道路（2003年·詩歌卷）》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中國詩壇。與1999年到2001年的三部《九人詩選》相比，《第三條道路》無疑體例更加成熟完備，形式安排更加合理，內容也更為豐富多彩了。全書以高速公路為形象化比擬，劃分成“入口”、“主車道”、“超車道”、“外環與立交”、“高架橋”與“出口”六大板塊。詩集以譙達摩的《第三條道路寫作，或曰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為開篇，開門見山地將話題直接引入“第三條道路寫作”：什麼是第三條道路寫作？為什麼第三條道路寫作是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中國新詩的發展趨勢究竟何在？……譙達摩在此對“第三條道路寫作”的淵源脈絡和理論架構作了簡單而清晰的回顧與梳理，引領讀者在窺“第三條道路寫作”的發展歷程與概貌之後，得以由“入口·快速通道”順利進入下面章節的文本作品閱讀。緊接著的高速公路主體主要由三大部分作品構成：“主車道·實力展播”標題之下集合的是龐清明、莫非、樹才、林童、劉川、譙達摩、唐詩、墓草等二十八位“第三條道路寫作”老將各自的近期詩作；而“超車道·新銳出擊”則選刊了沈河、丁成、遺墨、西北龍等十位元詩人的作品，展示了這些新加入“第三條道路寫作”行列的後起之秀的強勁實力；最後“外環與立交”專欄，顧名思義，活躍期間的是紅杏、南昌楊瑾、飛沙、遠人等一批尚處於“第三條道路寫作”邊緣或是交叉地帶的詩人詩作。“第三條道路寫作”吐故納新，謙謹開放的姿態由此可窺一斑。延續著《九人詩選》理論與創作並進的優良傳統，《第三條道路》的下一板塊“高架橋·理論至高點”編排了林童、胡亮、龐華和蘭馬四人的詩論。林童的《第三條道路隨筆》，雖說是“隨筆”性質的短文，然而仍就“第三條道路”之命名、多元化、先鋒取向等問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胡亮的〈從寫作到批評：“第三條道路詩學”的泛化與個人化〉一文，在揭示詩歌的“

個人化”、“私生活”的特質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三條道路詩學是所有獨立寫作的詩人的共同信念。”的重要觀點；繼而是兩篇論文〈第三條道路（之一、之二）〉，龐華在文中對“第三條道路”之“無限制寫作”的立場展開了周密的探討；最後蘭馬的〈第三條道路：一個接近自然數“1”的詩歌“寫作分數”〉則以“分子”、“分母”、“自然數1”等比喻，預見著“第三條道路寫作”廣闊的發展前景。《第三條道路》書末還附有樹才和龐清明的兩篇訪談錄為壓軸。〈通向花園的漂泊者——龐清明答林童先生問〉主要是龐清明以其詩集《時辰與花園》為出發點，對自己的創作理念、風格追求等的一次小結性漫談。而樹才的訪談錄〈一種新的思路〉則主要圍繞樹才本人對“第三條道路寫作”的九個詩學核心問題的回答展開。“第三條道路”是不是一條中間道路？“第三條道路”同每一個詩人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直指“第三條道路”創作理念的要旨，而樹才對這些問題深思熟慮的答言，則無疑體現了身為“第三條道路”詩人與理論家之一的樹才，其自覺的詩人主體意識。正如樹才所言，“第三條道路寫作”的精髓所在是對“寫詩”之“寫”的回歸——回歸到蕩滌名與利的詩人的赤誠之心，回歸到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鏡與燈》裏“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大環節之中“作者”這一重要環節。這種對創作本體的回歸無疑呼應著1999年三篇詩學文章中就曾一再強調的對詩歌基本生存權的尊重，因而具備著重大的詩學意義，也是中國詩歌走向21世紀重燃生生不息的命脈之火的關鍵所在。

尾聲：走在網路時代的“第三條道路”上網路為二十一世紀詩歌開關的是一個新的平臺，可以這麼說，一個更廣闊的交流與溝通的平臺；一個新的起點，可以這麼說，一個更富挑戰性的起點。也許就是“第三條道路”詩歌論壇主辦者之一龐清明的那句：“大膽地喊出來：你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的論壇宣言如磁石般吸引著越來越多崇尚個性與美的詩人的加入罷！

自2003年6月15日開辦以來，<http://no3.7u7.cn>——以龐清明、林童為版主的“第三條道路”詩歌論壇已經雲集了莫非

、譙達摩、樹才、馬莉、老巢、安琪、凸凹、劉川、劉文旋、馬永波、十品、娜夜、徐慢、呂曆、盧衛平、唐詩、路也、簡甯、殷龍龍、張耳、李南、陸蘇、谷禾、楊拓、墓草、錢兆億、胡亮、楊通、林忠成、羅鍼、飛沙、老德、李霞、蘭馬、劉漢通、張作梗、張選虹、玄魚、牧野、趙思運、金輝、王征珂、嚴家威、陸華軍、侯平章等一大批或資深或新生的“第三條道路”的詩人抑或評論家于左右。新詩新見、創作隨想、歪談亂彈、嘻笑怒罵……生氣勃勃然而融洽平和。“第三條道路”詩歌論壇微笑著迎接每一個期冀看到些什麼，寫下點什麼，嚷出點什麼的詩人；平等、自由、開放的詩歌交流氣氛濃地洋溢在論壇的每個角落。該是自命不凡的知識精英式探索或是揚揚自得以民間立場自居的詩歌落下帷幕的時刻了，該是停止無謂的對詩壇話語霸權的爭奪戰的時刻了，該是告別以社團行會的條條框框束縛一顆顆青春的詩歌之心的時刻了。中國詩壇不應該僅僅是一種聲音的回蕩之所，更不應當成為一人一派推行專制和話語霸權的名利場。高科技網路時代的到來並不意味著文本詩歌生命的完結，恰恰相反，跨越空間與時間限制的論壇討論則為 21 世紀的“第三條道路寫作”真正實現更多不同的聲音，更多絢爛的風格提供了客觀可能。而只有自由平等的空間，才能為詩歌的發展帶來永久豐沛的生命力。通往新世紀的詩歌之路——就應該是活潑潑的“第三條道路”！

主要資料：

《中國新詩白皮書：1999-2002》譚五昌主編，昆侖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文化詩學：第三條道路》林童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1999：九人詩選》九人詩選編委會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九人詩選》譙達摩、林童主編，華藝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九人詩選》譙達摩主編，華藝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第一版《第三條道路：2003 年·詩歌卷》龐清明、林童主編，第三條道路詩歌學會出版。

2003 年 12 月 1 日

■冬夢

虎嘯 VS 海嘯

印尼動物園的數頭老虎

整天沒精打采

在籠園內

不停地踱來踱去

困惑好久仍是不明白

那聲揚威耀武的虎嘯

打從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怎麼已被殺傷力極強的海嘯取替？

海並不美麗

熱戀中的愛侶

相守

山盟海誓之約

火山爆發

海底地震

跟山跟海的情

究竟立約不立約？

止痛

剛就讀幼兒班

小姪女指著電視機的畫面

弄不清楚

一個海的傷口

十多萬人的血

二姑丈

幾時您替他們

止止痛？

2005 年 1 月 2 日。香港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洛夫贈書

我在晨秋微涼的時刻

隨意醒來

明媚紛紛的風景

仍然是

緊緊握在手的

一本禪

一頁詩

以及妻的一條美人魚的睡姿

真的久久未能隱散

多麼經典

多麼魅力

非凡的禪味詩味女人味

後誌：2004 年 10 月末赴臺列席《創世紀》詩雜誌 50 周年慶典盛會，承蒙洛夫前輩贈書多本，其中《洛夫禪詩》一字一句皆令我竟夕愛不釋手。

■嚴力

合 同

他和我面對面
在共同走向醉意的途中
他提到了很久以前
提到了昨天晚上提到了
他所提到的塵土都與風無關
因為生命有把自己弄髒的天賦

他回味情愛時渾身冒汗
因為早就累出了習慣
他形容戰爭雖然能讓死亡在全世界奔忙
可始終沒能把死亡徹底累死

他享受球場上的爭搶
可每當搶到籃球後
總發現現實的籃框小於手中的意願
他擁有過的電話號碼都是暫時的
因為許多地方他都沒有家的感覺
這也證實了他的天賦就是浪跡天涯
但他仍然充滿了遺憾
因為流浪的事業並沒有比前人做得更好

他感歎比擁抱更緊的還是擁抱
枕頭已被他抱出了
另一個動物的體型

他覺得任何角色的扮演都過於做作
尤其是錦上添花地簇擁明星
還不如像鹽往不自信的傷口上瀟灑一把
甚至扮演自己還不如像鏡子站在一旁
旁觀者不參與任何扮演

最後他用眼中冒出的冷氣向我證實
不是他無淚
而是心寒之後淚已結成了冰
不過
他和冬天手拉手
在冰上滑出了各種玩世不恭的生活花樣
他指著地球說
如果要找到醉意的深度
就要瞭解當年地球接受人類的時候
與上帝簽署了什麼樣的合同

他接著說
白紙黑字
說什麼也沒有用
喝！

財 富

絕對的財富是內在的
內心有更多的勞動力在打造靈魂
其他的財富只能在外面鬼混成物質
但是
在進行了中小學甚至大學的
包裝之後
就已走上了市場的路
所有的速度都指向經濟的里程表
不管是與紅木的思想攀親
還是靠拍賣封建的傢俱致富
也不管是現代還是後現代
道理極其簡單：
不管進出口多少感情
請當面點清！

■榮惠倫

五月二帖

夏的魅力

其實花季很迷人
陽光透淨
醉看春殘與新夏交盞
乍聽茂綠與火紅對話
你是創造熾熱的女子
怎麼形容的魅力

風笛壯年版

1

筆走龍蛇
從兵燹吟出煙硝
從萬劫續寫餘生
一介頑健
一路兢兢行來
棲遲去國
寵壞了紅顏的相思
執著向繆思
奉獻了他的赤膽忠心

2

相期的每一笛人
每一輯吳音楚語濃淡
有時月光有時星光有時陽光
錯手翻弄了書篋裡的唐宋窠臼
飛舞著款款倉頡的狂喜

2005年5月寄自芝加哥

■張耳

密語

同訂一個房間
就彷彿預謀製作一場大夢。
一起經歷了那麼多刻骨銘心
到了卻無法像這樣安靜地
傾心談話。喝茶，嗑瓜子
吃桃，吃西瓜。說說生活，
前世，今世，來世
也就是詩裏的密語。謎語。
你手裏攥著我的謎底。因此
我們是同行者。上車。上山。
上船。同居一室（一艙，一廂）的時候
只講故事，寫詩，還
畫幾筆。count your blessings
count my blessings
和我
和你們
分享內室的感覺，良機
絕不止百年的緣分。還要更多？

花
塗香
水
燒香
飯食
燈明

佈施
看不厭白肥的肩膀
女人青春常駐的上半身部位
其他鮮花向下
嚮往清涼的海鷗和獵狗
這裏盛產烏鴉，水鴨
山雞，叢林，南台生啤
和大燴菜。黃色笑話
從紫竹院的蔭涼走出來
落滿瀕危的楊樹葉，巴掌大。
我們相識——

十年。百年。很久了。

持戒。
也辨不出你心頭那些個野花
名稱和模樣以小報頭條像片為準。
手臂挽成一個○，無疵點的
鏡中花，水中月
眉目不清的虛空
或拔不出蘿蔔的陷阱。可是
夢也有完成的夜晚，比如
今夜。你說
我說我愛你你信不信
詩是繞口令？圓不是
圓滿是圓滑，持戒香膏，護身的
圓環？乾脆就是這個婚姻戒指
節制？小倉鼠踩鐵絲輪
鍛煉精神？

忍辱。水，血乎拉拉
長在一起，劈開
都得死。山看著你站在我身旁
做自己的事。沸點的水花
烙上胸脯——
她戴沒戴乳罩？
如此算不算自白？ or porn？
雨意的游絲為什麼
如此依戀你？血乎拉拉
剖出來你看
她仍坐在對面的床上
看我，燃起一支煙，不相信
這樣一種結局：雨點在
水面上難看地起皺
緩緩張大嘴……

精進點起一支香——
一些水，一些綠
開在腰眼上的清潔
香袋，石階，長衫，寬褲，小妹妹
手挽手，走了很遠的路
不見錢幣，也不再哭泣
合掌抓起滿城的嘈雜，不認識的
回到別人家。沒有另外

版本。經卷關門，鋪展
這些帶聲音的水，一行也不空
堆出夏天釋放的深密。

清涼禪定。參不透
念珠的長袖口，從而流轉生死
盤坐如盤絲，半山腰的涼亭
風吹汗止，下半段有點冷。你
善走極端，非要爬到山頂，巡禮
這又粗又硬，找不著停頓的
轉機。吃點東西吧，香蕉？
攝影家職業地微笑，句法
靈巧地調配激情的週期。敏感
抖動鹿耳，潛入素色
柱基。小樹林等在那裏
百年，千年，耐心
注視風行的蝴蝶
東一口，西一嘴
美容滋養
飛上飛下
忽然
轉生一雙細膩的楊枝手。

說智慧，不如說白塔天真的
本色為浮雲所蔽
不想混淆纏絡莊嚴的原則
掀開腰間長短重裳
或逼你跨下獅子，蓮花座
卻還不算我們的功德。
真諦糾纏俗諦
難談才談……

佛燈長明。

歡門高懸。

被子蒙頭，夢才敢
設計寂靜燃燒的結尾——

門外，滿天星星
傾聽藍英英的悄悄話

■ 金筑

無限流轉

海水浸淫的
堤岸
巨浪衝起白花
黃昏已被淋濕
激情漸漸褪去了
妳散亂的髮絲
播散
野性的抒放
我們躺臥沙灘上
星光閃爍 流螢點點

那是昨天
一切都已抹淡
唯有景象
糾結成剪不斷
理還亂的
纏結

終究
生命註定的
都已隨風逝去了
今日的巧敘 是
萍水的緣契 不知
我能給妳什麼

只願
他日再轉綠蘋
將機會留下 將舊夢刷新
張開雙臂
簇擁
層層穩固的誓約

當我想起
誓言再三重疊
啊！是的
應該再將 魂影

■ 夏野

絕對信號

紅紅紅地對空
血血血千重門
飛飛飛飛上九天攬月
沉沉沉沉下五洋捉鱉
舞成長龍大紅燈籠
炸死靈魂煤礦瓦斯
升官發財豪華成風
滾打磨爬一身貧困
笑口常開睡著笑醒著也笑
淚水滴滴床上哭灶前也哭

吹吹吹你吹我也吹
風馬牛又風又馬牛
盜竊的喊捉賊賊喊捉賊
放火的叫救火火局更旺

瘋狂瘋狂上上下下瘋狂
滄浪滄浪污污濁濁滄浪
抓鬼的反被鬼抓
打虎的反被虎咬
歷史的罪惡
現實的醜陋

和諧架構……
衝突釀成……
黑的白不了，難漂成白
白的黑得快，一染即黑

2005年3月5日於新澤西

交給風 一併
寄給妳
了卻日思夢想的情牽
調整心潮
日日參差的起落

2005年寄自台北

■ 彭國全

地鐵的笛聲

——讀劉荒田〈紐約聞笛〉有感

憂鬱，如
濕柴
在灶心燻煙
燒不起來，還燻出眼淚

一支玉笛匆匆抓住七個孔
吹風

傳承竹的高風亮節
未曾被九曲十八彎的世道
屈曲拗彎
但為了響遏行雲的一聲
寧可裂，可破，可斷

一個弱女子
以東方姿影
裝飾月台
以東方笛子神韻
壯膽
以東方故鄉
裝思念
提起單田之氣
頂撞地鐵的嘶嘯
笛聲柔美
撫平了多少疲倦的客旅

那結實細密的氣流 從笛孔
吹入經絡通向母國的
脈管
把異國他鄉壓抑
在心灶的燻煙吹散
吹旺
生命的火焰

2005年紐約

■施瑋

冬 雲

凝滯。難以挪開注視的目光
是夢？是命運？還是我自己？
彷彿是一個陌生的天使
張開長滿眼睛的翅膀，罩住我

是審判日的影子嗎？
大山何在？小山何在？甚至
尋不到一片秋葉，遮蓋驚惶的眼目

冬雲，肅穆地凝視著我
似乎會將整片天空拽下來
像一床寒濕沉重的棉被
把睡眠和夢，都擋在外面

數點自己，也禁不住地數點美妙
有片羽毛流星般飄過，看似緩慢憂鬱
卻在瞬息消失無痕。又一片
許久。又是一片——

記憶，正在衰老
羽翼凋零，不復豐滿
頭上的冬雲卻越來越豐厚
成為可以和我真實對話的唯一

冬 日

冬天的日子
對喜歡發呆的人有份寬容
會坐在身邊，一同看窗外或者看牆
牆上的風景畫，日久褪色
只剩下色澤隱約的木框

窗外也沒有什麼
硬邦邦的路，暗朦朦的天

■姚園

足印留在 時間的沙灘上

別回頭，親愛的
讓足印留在時間的沙灘上
即使泡沫是最後的晚宴
那杯刻骨銘心的酒
依然在唇邊 點燃

紅狐狸露出獻媚的眼
古老的船歌漂洋過海
親愛的，三月的小雨
是記憶水閘的打開

讓我們貼著海岸航行
讓足印留在時間的沙灘上
儘管免不了櫻花的命運
我仍會婉謝
抽出纏綿的手

2004年寄自西雅圖

雪，還沒有飄下來

冬日，穿著厚實的舊棉襖
和我一起蜷在沙發裏，兩眼發直
任憑靈魂溜出身體，隨意逛逛
只是逛逛，並不賺取食物或思想

冬天，日子憨笑著
好像永遠過不完——陪我發呆
叛逆意義與時光。心緒超然篤定
不在乎靈魂，是否會跑野了
說聲“拜拜”，不再回來

2004/12/21

當我祈禱
我的雙手冰冷
我的黑髮淹沒我
在一片黑暗中
我不說話

我的心被語言淹沒
冷冷的雨
從四面包圍我
呵，無知的雨
不能觸摸我內心的火焰
火焰
沉默地照亮面前
不知通向何方的路
好像它永遠不會熄滅

我向火焰尋找
燃燒的定義
火焰不說話
我在黑暗中尋找
光墜落的方向
黑暗不說話
我問飛鳥
飛翔的意義
飛鳥不說話
我問岩石
沉默的定義
岩石不說話

沉默的世界
一滴水就能打破寧靜
而我的耳邊卻彷彿只有雨聲
無邊無際的雨
彷彿在瘋狂地舞蹈

讓雨淹沒我
讓渴望淹沒我
讓混亂淹沒我
讓火焰淹沒我

2004年寄自羅德島

■綠音

沉默的火焰

■仲彥

把幸福種在地裏

九 月

一串小小，雪亮的燈盞
在前面，種滿無法識別的語言。九月
高高的秋天，養活無邊的丘陵
養活深情痛苦的唱歌人
明天我將要到達的地方，站在遠遠的
人生盡頭，遠天遠地的遠

牛鈴叮噹，風聲朗朗 紛紛飄落的
詩，一字一句
飛上秋天
夢想的枝頭，秋風，在天空，飛向
四面八方

我要忘記自己是個喝醉了酒的
駕車人，終生套上了一隻
上好的母牛

我要去那邊的村子。我要和我的
女人說上一句話

而女人和村莊，養活一串小小的
雪亮的腳印
明天的遠，臺階一樣
在稻香中鋪在腳下
孤獨的夢想，比臺階更遠

秋 天

秋天站在桂花的枝頭
奉獻著真理和芳香。太陽很好。
黎明很好。藍天，高高
遠遠的藍，懷抱著一朵朵白雲
在人世間走動。天地玄黃，炊煙
升起的時候

活著的人，搬動農具，一天天活下來

我要在秋天做好多事情。秋天的風
秋天的兄弟姐妹
秋天，大地之上的一群稻草垛
從溝溝坎坎走來
刻下黃黃的姓名

我無限熱愛的秋天。豐收的
桂花樹
在木屋周圍
鋪向成熟的原野。種籽，行走的腳印
來到黎明。這是新的秋天
陽光從天而降
把兄弟姐妹喊回家

在祭壇邊停下腳步

楚風巫俗的沃野 全身塗滿大紅大黑
詭異符語的
古老祭壇。夢想之中 嘖嘖吹奏蒼茫
鑼鼓敲響圖騰
山民依舊圍攏來。頂禮膜拜圍攏來。
梯瑪神歌圍攏來
狂放和激情圍攏來
懸棺和吊腳樓圍攏來

大火映紅
民歌、舞蹈。土司王身邊 祭辭踏出的
千年大風，梳理著娛己娛神的
生命群雕。蒼天在上
我依舊是經常醉酒的男人
胸肌畫滿遠古
長髮舞出幻影
在祭壇邊停下腳步
憂鬱深思的目光
刻痛蒼涼民間

2005年寄自湖南

■趙明舒

病 中

在一個
下著小雨的早上
我失眠的朋友
登門報曉
他就站在我的門外
反覆推敲的手指
驚動了四鄰

半個小時過去了
我失眠的朋友
還站在門外
我的佯睡之聲
讓他進退兩難
他的推敲之聲
讓四鄰們
享用不盡

樂 器

它可以發出各種聲音
這要看樂手有什麼樣的心情
更多的時間
它被擺在那裏
一動不動

某個晚上
樂手的心情忽然很壞
心情越壞就越把它弄出聲音
它不喜歡自己的聲音
直到它被摔碎

被摔碎的時候
它還是忘不了自己是樂器
還是發出最後的聲音

2005年寄自遼寧

■北塔

垂死的老狗

唉，總算挨到了冬天
 在剛剛過去的苦夏
 我和所有長著汗腺的動物一樣
 天天洗桑拿
 我曾用已經被驕陽
 趕出了嘴巴的舌頭
 對自己說：“我怕是
 活不過這個夏天了！”

沒曾想我這副老骨頭
 還真經得起折騰
 現在我是連一根骨頭都不需要了
 在這個避風的堆滿垃圾的角落
 我只需要一點陽光
 最後來撫慰我這空癆的肚子

我已經走了太多的路
 跟主人跟得太久
 我的主人他在哪兒？
 您別問這傻問題
 無論他在陰間還是在陽間
 我已跟他沒有關係

他從不虐待我
 他對我很好
 倒是我有時會溜出去
 玩一陣消失
 過一把流浪的癮
 每次我都回來
 都帶著滿身的傷痛和臭味
 還有滿心的愧疚

嗨，您不明白
 那時我有讀軟弱
 饑餓這老賊
 幾乎偷走了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意志和勇氣
 我眼前似乎只閃動著
 一根骨頭的幻影

我曾被當成野狗
 被追殺，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
 整天心驚膽戰
 惶惶不可終日
 一天吃不上一口飯
 那樣的日子我受夠了
 我也碰見過好人——
 只有一條胳膊的乞丐
 只有一隻眼睛的流浪兒
 使勁張著嘴卻說不出話的老太太
 我曾跟他們相依為命

人們都說我傻
 只要我安分守己
 不用搖尾乞憐
 我就能在主人家
 生活得舒舒服服
 喪失了主人的保護
 我們能跑哪兒去？
 唉，最好的還是主人
 我每次回來
 都能得到他的寬宥
 他手裏總有一根骨頭

我那樣開小差只是偶一為之
 一般而言，我對主人
 還是畢恭畢敬、任勞任怨
 有時我也會
 在他的愛撫下撒撒嬌
 我替他看院子，還真抓過賊
 我咬著那賊的褲管
 那賊用板磚往死裏拍我
 我差點被打暈過去
 但我死不鬆口
 這時主人拖著扁擔出現
 幸虧他及時出現
 否則我就沒命了

主人給我治療療傷
 還獎賞了我兩根骨頭
 讓我這老牙齒啃了老半天
 我還被俺們村男女老少

“今晚大風吹不到我
 彷彿我不是風中的樹”

“斫傷的大樹的殘肢
 打著短暫的招呼”

“今夜你領我上岸
 讓我不再恍惚卻依舊恍惚”

“我無法不在夢裏醒著
 就像你無法不在愛裏活著”

“今夜大海依舊死亡
 琴聲裏剩有更大的琴聲”

2005年寄自北京

評為援助主人抗擊侵略的
 英雄犬

哎，這樣的榮譽得之不易啊
 那一仗留下了後遺症
 我的腦袋時不時
 疼得像炸開了鍋

我不知道體內殘剩的生命力
 還能支撐多久
 還能讓我說多少
 您要有事，您先走吧
 您不是牧師，也不是長老
 我也沒什麼懺悔或交代
 我不是沒經歷過死亡
 每次病痛發作就是一次死亡
 主人的瞎子老母親
 由我領路走完了她最後的十一年
 在她入土後
 我在墳場呆了三天三夜
 她老是在棺材裏呼喚我
 我怕她的陰魂從墳墓裏爬出來
 亂走，走丟

你們都不認識我，是的
 但這很好，我很少進城
 因為城市離農村太遠

2005年寄自北京

■陳銘華

樹猶如此

我不可能再成為別的事物了

別再伐木了，好麼？木房子、木傢俱、木屐、木纖維的衣褲……所有的溫潤、舒適、燙貼……這些感覺我也可以給你

當你認為我是一棵樹的時候，我便是那一棵樹了

2005年5月7日

一屋的時間

客廳、廚房和起居室的牆壁，睡房的床頭櫃，電視機旁的有線電視解碼器，電腦的“開始”功能表，腕上及行動電話的……一屋的時間，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呈現：每一句鐘唱一節陳腔；某一個設定的時候彈一節濫調；有的色彩搶眼、hip-hop不停，有的會自動節約日光，有的古色古香一粒沙一粒沙的漏著

一屋的時間，冷冰冰地不帶絲毫感情，長年累月都在提醒著這個那個的，令生命僅有的一點樂趣都喪失掉。我比較可以接受的是，早上大約六時左右，在睡床靠窗那面的爬抓聲——那是我的狗——星期一至五天天如是，週末則消聲匿跡，雖然誤差很大，但勝在善解吾意

2005年3月11日

■歐陽柏燕

重逢

從貓鬚上脫落的
在老歌旋律中枯萎的
玫瑰總想起針刺的火花
仙人掌更習慣沙地上的沉默

曾經鋪張的陽光和笑聲
都貼在鐘錶的背面
一隻磁鐵蝴蝶
心中暗香浮動

不再招搖春天
唯一清楚的記憶
自燭臺升起
平靜的憂傷

尋找一條河

簫聲中斷的時候
魚蝦也潛入彼此的輪迴
薄暮中，水生的寂寞
如泣如訴暗中滋長

一條河自記憶裡出走
閃著冷光，直奔無盡遠處
大地的左眼穿過右眼
一粒沙挽著另一粒沙的臂膀

已知銜接未知
無數朵白菊花分列兩岸
知己一般的叮嚀
目送水流走向恆河的影子

山居

迴異於昨日城垛上
冰雪的心跳

■謝青

八月

八月是渡假季節
地球上多數區域的人們
幾乎都選在八月，享受美好的假期

八月來客，尚有觀世音菩薩
陰曹閻羅王和家屬，也來渡假消暑
人、神、鬼王，與林樹蒼蔥同樂

閻王渡假，趁機緝拿逃魂野鬼
祂用地獄的煉火，把大地烤成火爐
眾鬼受不住高熱燒燙，四處流竄躲藏

火紅的八月，雖有冷氣，也覺酷暑煎熬
荒野山崖，又遠遠傳來鬼魂哭聲
攪得寢食不安，汗流氣喘，怨憤連連

觀世音菩薩見狀，立生慈悲心念
祂輕搖拂塵，人們瞬即感到涼風吹拂
又倒出磁瓶幾滴仙水，人間隨即大雨傾注

八月，便在這樣戲劇化中，渾渾然過去……

日子的每一個環節都選擇
自然呼吸
驚訝窗外的鳥鳴旋律
竹簾幽幽捲起三瓣、五瓣楓紅

燦爛的花語開放山徑
水鳥在湖上找到新鮮的倒影
高枝的橘柑身上
釋出紅艷的氣味
甜甜的飛向
無限好的夕陽

2004年寄自台北

羅伯特·克瑞里紀念特輯

悼念黑山派詩人

羅伯特·克瑞里

◎明迪

從去年到今年一連串逝世的
美國作家和詩人中，他不是最
知名、也不是成就最高的，他
沒有得過諾貝爾，也沒有得過
美國國家圖書獎（祇得到提名
），但他的去世卻使我最驚訝
、最傷心……直到今年年初他
身體還好好的，卻一下子因為
肺炎而離開了……朋友寄來
的一張他去年 12 月照的相片，
看上去很精神，電子信箱裡有
他今年 1 月 22 日的回信，我
沒來得及覆信，我總覺得他
會活很久、很久，我還會有
很多機會向他請教……我深
覺失禮、深感愧疚，他對我
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文學愛
好者的每一封打擾的信都及
時答覆，我不知道自己兩個
多月來瞎忙些什麼，但我知
道我這一輩子將碌碌無為、
執意追尋那些虛無縹緲的
風箏……我給他的信箱發
出了一封他永遠收不到的回
信，然後找出兩年前給他的
77 歲生日獻禮——幾首譯
詩和一篇介紹他生平和作品
的短文：

羅伯特·克瑞里（Robert
Creeley），“黑山派”代表
詩人，已出版 60 多本詩集，
10 多本散文、評論和訪談
集以及

短篇小說集等，代表作包括
詩集《為了愛》（1962）、
《記憶花園》（1986）、
《窗》（1990）、《回音》
（1994）、《生與死》（19
98）和《恰逢其時》（2001）。

2001 年克瑞里榮獲耶魯大
學的藍南（Lannan）終生成
就獎（獎金 20 萬美金），19
99 年榮獲著名的波林根獎，
在此之前還獲得福羅斯特獎、
雪萊紀念獎、美國國家藝術
基金會獎和洛克費羅基金獎，
並曾兩次獲得古根漢姆基金
獎。

自 1967 年開始，克瑞里執
教于紐約大學巴弗羅分校，
長達 35 年，89 年至 91 年
任紐約州桂冠詩人，99 年
被選為美國詩人學會會長
（任期一年）。據他透露，
2003 年 9 月他將前往布
朗大學擔任研究生創作班
的教授，明年秋天將有一
本新的詩集《If I Were
Writing This》由新方向
出版社出版。

羅伯特·克瑞里于 1926 年
5 月 21 日出生於麻塞諸
塞州的阿林頓，兩歲時左
眼失明，4 歲不到時做醫
生的父親突然身亡，雙重
打擊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
巨大創傷。母親為了養家
糊口而忙於護士工作，無
暇顧及他，童年時代對
他影響較大的是熱愛詩
的姐姐和奶奶。

1943 年克瑞里就讀於哈
佛大學，中途因被征兵入
伍而中斷學業，退伍後
返校。1946 年擔任哈佛
學生刊物《覺醒》副主
編，並在春季刊“E·E·
康明斯專集”上發表了
他本人的第一首詩《歸
來》，此後他的作品不
斷發表在《覺醒》上。
大四下學期肄業。

從 1949 年起，克瑞里
開始和著名詩人威廉斯
以及龐德通信，並把作
品寄給他們看，

得到大師們的指點和鼓勵。
1950 年他與查爾斯·奧
森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
的通信，討論詩作與詩
觀，通信集于 1990 年
出版，共九大卷。1954
年奧森邀請克瑞里前往
北卡羅來納州的黑山學
院擔任《黑山評論》
（Black Mountain
Review）主編，克瑞
里在該校完成學士學位
並任職。1956 年詩人
羅伯特·鄧肯接替教職
後，羅伯特·克瑞里西
行前往舊金山，並在那
裡結識了愛倫·金斯堡
、菲里普·華倫等“垮
掉的一代”詩人，同時
將他們的詩作介紹並刊
登在《黑山評論》上，
愛倫·金斯堡著名的《
嚎叫》長詩由克瑞里親
手打字。1957 年克瑞
里赴新墨西哥州，1960
年在那裡完成碩士學位。
1957 年到 1964 年
間克瑞里在美國《詩
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
詩作，得到多種獎項。
1962 年詩集《為了
愛》出版後受到高度
好評，“黑山派”作
品作為一個反傳統的
詩流派也因此得到
主流界的認同。

“黑山派”是由奧森
和克瑞里通過《黑山
評論》雜誌介紹該流
派作品和他們自己寫
的評論文章逐步形成
的。這一流派繼承了
龐德、威廉姆斯和祖
可夫斯基的詩風，主
張自由抒發內心感受
、自發性地表達思維
、運用自然口語的節
奏、詩行由呼吸停頓
所決定、詩的形式由
內容決定。克瑞里有
一句名言：“形式僅
僅是內容的延續。”
黑山派代表詩人有
克瑞里、奧森、鄧肯
和雷夫托夫等，對二
戰後的美國詩界影響
很大。

同他父親一樣，羅伯
特·克瑞里也結過三
次婚。他早期的詩主
題大多圍繞個人感

情和人際關係。對他的
創作產生過影響的有
龐德、威廉姆斯、奧
森和同輩詩人金斯堡
等，以及爵士樂音樂。
他的作品直抒情懷，
流暢自如，很具口語
化，節奏感強，形式
上接近威廉姆斯的短
詩、短句，簡潔緊
湊。最著名的一首
《我認識一個人》
（I Know a Man）寫
于舊金山時期，反應
了二戰後美國人的
空虛、孤獨和對物質
生活的盲目追求。詩
中採用了省略式的
口語，詩行斷在句
中甚至詞中，比如
“包圍”一詞被斷開，
加深了黑暗把我們
團團圍住、使我們
近乎窒息的感覺。

I Know a Man

As I sd to my
friend, because I am
always talking, - John, I

sd, which was not his
name, the darkness sur-
rounds us, what

can we do against
it, or else, shall we &
why not, buy a goddamn
big car,

drive, he sd, for
christ's sake, look
out where yr going.

我認識一個人

正如我對朋友說，
因為我總是在
說話——約翰，我

說，（那其實不是他的
名字，）黑暗把我們包
圍，我們做什麼

來反抗，或者
去買輛該死的大轎車吧，
為什麼不呢，

開吧，他說，

看在上帝的份上，留神
你往哪裡開。

此詩發表後反響熱烈，受到很多人的模仿。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以及後來改變的電影都以詩中的一句為題：“開吧，他說”（Drive, he sd）。著名詩人羅伯特·布萊曾經編輯了一本詩集，題為《50首影響美國近代歷史的詩》，其中便收錄了這首詩。

車跟著路跑，詩跟著感覺走。羅伯特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他一直以來寫東西都是憑著衝動（impulse），詩的分行由呼吸所決定。但他近期作品詩行越來越長，他笑說大概是年紀大了、節奏放慢了的原因吧。……

以上是2002年到2003年之間收集資料時整理成文的，還記得當我第一次將翻譯的詩稿傳真給他時，他說這些漂亮的中文實在太美了——儘管他一字不識——並感受到了一種龐德式的由象形文字帶來的感召力。

這一切彷彿就在昨天。“之前與之後的／看來都有些單調／彷彿比現在會更多／或更少一些，／一個生命活著僅僅因為／它是生命而已。／／街道從門前經過／一如既往。／我死後多年，／／有人會在這裡取代我／也許會打開它，／／看看外面有什麼——／／即使一無所有，／從無所有，／或全然消失。”而有些詩永遠不會消失，有些人，永遠不會被忘記。

謹以此悼念 Bob，羅伯特·克瑞里（1926.5.21—2005.3.30）。

2005年4月

羅伯特·克瑞里作品選譯

◎老哈◎

水音樂

Water Music

詞匯是美麗的音樂。
詞匯彈跳，像是在水中。

水音樂
吵鬧在清理中

遠離船，
鳥，葉子。

他們尋找一個地方
為了坐下來吃東西——

沒有意義
沒有目的。

年齡 Age

最明瞭詳盡。——
一種陷阱的感覺，

鑽進一個
狹窄的錐形體，

任何
向前的移動，

結果很簡單，
只會被卡的更緊。——

可是從什麼地方，
或者究竟是何時，

甚至於是什麼人，
因為現在畢竟沒人

和你在一起，——畢竟？寂靜？
英語表達法：Quait？

語言的單項阻抗？
一場舞？不留意間

對不在場的他人
所作出的手勢？

這兒有什麼
不對呀？怎樣伸到

所有其他人
生活的那一邊，

如同你在腦海裏
所看到的一樣，在你的身後，

有兩個醫生，探入
你的肛門，或者說是

屁股，臀部，就在
你的身後，用類似

清理下水道的裝置
一路看上去，下結論說是

“像是快要從裏穿破的管子”，
“老了”，散碎的言詞垂下，

此人的問題不成，
必須割開，切除……

世界是一個圓球，
不斷地在縮小，

一個球形冰塊，
一個乾巴巴的玩笑，

一個自身的微弱回音，
正在消逝，但有時

卻記得它的過去，還看得見
朋友、環境、映射，

自己跟自己，深情中
不失評判，終於

得以獨自低聲交談。
我站得離你

如此近，我伸出手
就可以碰到你，

而此時的你
正好翻了一個身，

開始不怎麼
好看地打呼嚕，

不，從來就沒有
好看過，我的愛，

我的愛——但是在這
奇妙的輝煌黑暗裏，這

無盡頭的空蕩，你，你，你
至關重要，聽

這話裏的嗚咽，這在我
不再是我自己時

逼近的恐懼，迷惘，
或者說得更確切些，

堆集在此成為一堆
衰退的、脫白的、

內爆的自我，一堆
廢話，即便是最後

任何說話的對象都沒了，
仍然說個不停。

陰謀 The Conspiracy

你寄你的詩給我，
我寄我的詩給你。

儘管之間的交流帶偶然性，
事情還是讓人容易醒悟。

讓我們突然
宣佈春天。並且嘲笑

其他人，
所有的其他人。

如果你寄一張你的相片給我，
我也會寄一張我的給你。

有一種女人

A Form of Women

我已經走的太遠，
到了沒有來過的地方，
看見了許多事情
透過敞開的門正看著我。

今晚我散步，
獨自一人，
來看月光，
把它看成樹

和更可怕的形狀，
因為我恐懼
我不知道的
但又想知道的事情。

我面對的是我自己，我想。
但是你看見了
它變成了一千年。
我見你哭喊。

我無法觸摸到你。
我真的很想

觸摸你，
但是不能夠。

如果天黑時
給你這個，
月光照耀下
小心它的內容。

我的臉是我自己的。
我的手是我自己的。
我的嘴是我自己的，
但我不是。

月亮啊，月亮，
你拋下我的時候，
所有的黑暗
變成了一片絕對的黑色，

一坑恐懼，
惡臭，
不講道理的手
永不觸摸。

但是我愛你。
你愛我嗎。
看見我時
你怎麼說。

無邪 The Innocence

看著大海，它是一線
連綿不斷的群山

它是天空，
它是大地。那裏
我們生活著，就在那上面。

它是一層霧
正切於另一片
寧靜。這裏有葉子
來，那裏
有岩石醒目

或許在作證。
我來做的
帶有偏見，不完全會被保留。

我自己 Myself

什麼，年輕一點，過去
覺得有可能，現在
知道不行——但仍然
還沒有唱夠——

在海邊行走，
記憶裏沒變——
傍晚，當雲層
漂浮在遙遠的

水際邊緣，
時間的畫面，
煙，模糊——
仍然是夢幻。

我依舊，如果老了，
想知道
為什麼人類，男人
還有女人，

被撕裂，輸的這樣慘，
為什麼希望不能
發現一個比這世界
更好的世界。

雪萊死了，去了，
他說過，
“沒教過他們這個——
認識他們自己；

他們的能力不能約束
內部的嘩變，
為了他們虛構的
真實早晨，

在傍晚之前
深夜已把他們抓住……”

2005年4月中旬，美國著名黑人詩人、波士頓西蒙斯大學教授阿法先生應邀到海南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並在海大人文傳播學院教授徐敬亞、王小妮夫婦陪同下在島內進行了觀光遊覽。

以下是阿法教授與徐敬亞、王小妮之間進行的訪談、對話。

徐：阿法教授，歡迎你來海南訪問。我們將用三天時間觀光了這個海島，請告訴我您對它的印象。

阿法：我非常喜歡這個島，它太美了，它太重要了。它的空氣那麼適於人類，它周邊的海洋無比美妙。而且它的寧靜與開闊也完全符合中國文化中的人與自然和諧並存的思想。下了飛機之後我想到邁阿密，到了海邊我想到夏威夷。我相信海南島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我也喜歡那些小牛和小豬、綠的農田、鳥巢一樣的村莊。我真想將來到這裏養老。

徐：我注意到你提到中國文化時，使用了兩個詞：寧靜與開闊。作為一個從50歲開始學習漢語的美國教授，您和漢語、中國文化是一種什麼關係？

阿法：今年是我學習中文的第三年了。在上世紀的70年代，我就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了一本老子的《道德經》，那個人是美國白人。他告訴我，這本書很偉大。今年，我發現自己的寫作生涯正面臨一個轉捩點，這時候我訪問中國對我非常重要。作為一個詩人，我想把這第四種語言導入創作中。英文是我的母語，而我又從未用過法語或西班牙文創作。對我來說，中文與我的母語一樣重要。可以說，英文是我的爸爸，中文是我的媽媽。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要不是中文，我的性命及寫作生涯老早就可能結束了。”學習漢語的過程，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尋根的途徑。

王：中文是偉大的，但您把中文比喻成自己的媽媽，甚至中文關係到一個人的性命與寫作生涯，談一下理由好嗎。因為這是我所聽到的、一個外國人對漢語最親近的表述。

阿法：我與中國有一種奇怪的關係。30多年前，我第一個兒子出生時，我發現他長著桔黃色的皮膚與又黑又直的頭髮。別人都驚奇地對我說，你的兒子是一個中國人！而大約10年前，我的身體非常不好，差一點做心臟移植手術。就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學習中國的太極拳，也學習中國的經絡學與道家文化。後來，我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我還獲得過4次全美太極推手比賽的獎牌。而作為一個詩人，我從中國那像圖畫一樣優美的象形文字中得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啟發與教育。我真的從心裏感謝中文與中國文化。

徐：中文，或者說漢語，還有經絡、太極拳、中國傳統醫學等，它們都屬於中華文化的大概念。漢字是世界上蘊含最豐富的文字。它既是最原始的，又是最複雜的。它裏面包含了中國古老的哲學、美學與中國人全部的智慧與思維。前些年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字思維”。我想問的是，您為什麼說學中文是一種“尋根”呢？我知道您是美國當代詩人、劇作家中唯一一個當過15年藍領工人的學院派人物，“尋根”與您的這種身世有什麼關係？

阿法：非洲這一塊大陸受到過好幾個世紀的羞辱，其人民被歸類為人類金字塔的最底層。美籍非裔的、窮苦勞工的家庭成長背景，讓我一向都反對偶像崇拜。過去，西方人試圖用他們的認知系統來分析與歸納整個世界。而我則渴望一種全新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的複雜情感與生存背景，渴望一種內在與外在的神秘交流。中文使我通過第四種語言的文化質地編織，找到一個全新的“自我”。因為除了說“獨特”以外，不會有什麼能完整地解答我種族身份的認同難題。我從唐代道家所流傳的內經圖中找到了我的精神形象。因此，學習漢語的過程，對我來說就是尋根。

王：這好像中國人所說的緣分？

阿法：是緣分，這很重要很重要。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多麼浮躁的時代。在這

種時候，我更感覺，錢不重要，名利地位不重要，內心的平靜很重要。

王：從與你的談話中，我感到了，語言是能救命的，或者再廣泛點說，文化是能救命的。是你使我感到，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對一些“重要”的事物進行一次再理解！我也認同你一開始所說的寧靜與開闊，在特殊的、優秀的語境中寫作與閱讀，可以讓人的生命得以安寧、平靜、和諧。

阿法：是的。我現在除了每天一小時的打坐之外，還像小學生一樣按照課本，在方格本上一筆一劃地書寫中國的漢字。在寫漢字的時候，我雖然十分費力，但是很愉快，我是在享受一個民族偉大的遺產。學習中文、讀漢語詩、練太極，那些時候，我都是最平靜最幸福的。

徐：您曾出版過9部詩集及20部劇作。我只讀過你的幾首中文譯詩。我感到你用中文寫的詩，在我們讀起來有點異樣，可能是由於你使用英語的思維和構架有關。但你的詩，有很強的意象性，還有大量的空白與跳躍。

阿法：對，我寫中文時，用的還是英文的邏輯及架構。我是有意更多地使用意象，對於這個世界來說，我們是符號，在某種程度上符號也是我們。中文對我來說，總是新鮮有趣的。然而不管我怎樣用成人化的思維概括這一切，我還是會被隨口講著中文複合式動詞的華人小孩打敗。每當我在麥當勞聽著他們輕鬆舞動著這一個我永遠無法盡情揮舞的語言時，我總是妒忌地默默啃著薯條。

王：2004年秋天，我參加了由您組織的“美國西蒙斯國際漢語詩會”。那次由馬悅然、鄭愁予、奚密、余光中、于堅、臧棣等50多位著名詩人參加的詩會，據說是全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漢語詩會。而我們走了以後，你累得大睡了一個星期。那麼，你為什麼做這件事？

阿法：在美國開一次漢語詩會，是非常困難的。我這樣做只有一個心願：中文，或者說是漢語改變了我的生命與藝術，我希望能夠送給中文與漢語一個禮物。

徐：謝謝你隆重的禮物。歡迎您再來中國。

阿法：用一句中國的成語說，後會有期。

Morning Walk With My Son

“God gives you life
Through your mother and I,
Then, it's in your own hand,
You understand!”

I wasn't sure, even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was I
.....talking about.

Anyhow, decade often decade
Time flies away. In this moment,
You hold my hand in my
morning walk, I know, and realize
Life is moving on faithfully while
.....we talk.

附識：這首詩用英文寫出，先後給只能讀英文的兩個兒子看過。老二是個在大學裡教文學的，看了之後說“很好！”。老大是個攪電機工程的，把詩拿在手中，看了一兩分鐘不曾放下，然後說“把這張給我，好不好！？”我不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與子同行

“上帝經過你媽和我
賜給你生命，於是
生命就在你自己的手中了，
我想你是知道的！”

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敢說，
你準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不管怎麼說吧，十年又是十年，
真是光陰似箭，只是在這頃刻之間
你的手牽著我的手，一邊說著，
一邊走著

我知道生命在我們之間
充滿著愛心地步步向前！

附識：讀者諸君是不會相信的，我用了三十分鐘纔把英詩的題目翻成“兒子和我们一起晨步”，雖然並不滿意，卻是所含蓄的意義還算接近。後來忽然想起《詩經》北風篇裡有一個句子是“攜手同行”，覺得和詩中的意境也很接近，就把它借過來用上了。接著又是一個“後來”——覺得把“攜手”改作“與子”更加切合事實，於是就這麼決定了。

流動馬戲團

一個白臉小丑倒在水溝裡像一隻舊網球鞋。馬戲團已離城而去……

上次馬戲團離城時留下了那個胖女人，丟在人行道上，像一堆穿著內衣的白起士。

打包，拆包，馬戲團一刻不停地流動，總是會忘掉些什麼。有一次甚至於忘了離城……

新父親

一少女穿了她父親的衣服向她母親說，我是你的新丈夫。

等妳爸爸回來叫妳好看，母親責備說。他已經回來了，女兒說。

別這樣攪妳父親了，他一輩子多勞累，母親說。

我懂，女兒說，他該多歇歇。

父親回家時，他穿了女兒的衣服。進屋時他叫著“媽，爸我回來了……”

麵包

我喜歡好看的麵包。心甘情願的麵包，在餓夢中出現的那種麵包。

後來我就碰到這麼個麵包。我在門上叩擊（有時這麼作只是練練我的指節），一個大麵團樣的女人（她還沒烤也沒被揉過）出來，手上拿著一個相當漂亮的麵包。

我剛咬一口那個麵包就哭起來了……

古董店

從前有個人上古董店要買一個老頭子，那個老頭子要多少錢？

你令我感到榮幸，不過因為我還年青。不賣，老頭子微笑著，站在古老肚臍眼櫃檯後面。

那個生物垃圾多少錢？

一個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財寶，老頭笑著，他現在把肚臍眼戴在前額像是第三隻眼睛。

你已經老得該死了，那人說，不過穿在桿子上當稻草人還可以。那末這個難攪的老頭子要賣多少錢？

他還不夠成熟，不能當古董賣，那個老頭子笑著，現在他把肚臍戴在一隻耳朵上。

順便問一聲，那隻肚臍眼是怎麼回事？呵，那個麼，我正想找個合適的地方長我的新臍帶。

你都這麼老了還長什麼臍帶？

我知道，老頭子笑著，要長出來了不是好麼？……

散文詩

——一隻美麗的動物

他寫過一首散文詩，使一隻長頸鹿跟大象交配成功。全世界的科學家們都趕來看這個新產品，身子是象，但長著鹿的長頸，還有一個小小的象頭，小小的象鼻擺來擺去像一根濕麵條。一位科學家說“恭喜你創造出一隻全新的動物。”

“你真的喜歡麼？”

“喜歡？”那位科學家大叫，“我愛它，恨不得馬上同它交配，創造另一隻漂亮動物出來……”

譯後：Russell Edson, 1915年出生於康尼迪克州。美國散文詩大家。作品甚豐，以上所選譯之幾首，在美國散文詩中尚不多見。

彼得·約翰遜(Peter Johnson)1951年出生於紐約州水牛城。在該州大取得學士學位，其後進入新罕什大學深造，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羅德島普倫維敦斯大學，與太太和兩個兒子居住該島。詩人曾獲得多個文學獎項，其中2001年以散文詩集《奇跡與抑制》獲美國詩人學會頒詹姆士·羅林詩獎。約翰遜的重要詩集有：《挺幸福》1997與《千禧情詩》1998。除詩創作外，詩人也是著名的《散文詩：國際刊》1997以及《最佳散文詩：國際刊》2000的創辦人兼主編。

彼得·約翰遜是美國散文詩壇的後起之秀。他的詩多取材於日常生活。透過敘述性的表現手法，簡潔的口語化，以及近乎寫實的風格，詩人給出的是一個內在與外在，人、事、物與時空互相矛盾卻揉合的世界。讀約翰遜的詩，很少看到超現實的深層意識、夢幻或荒謬的情節，而是日常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一些幽默片段。讀約翰遜的詩也讓我們發覺；在習以為常的現實生活中，彷彿有些什麼失落了，異化了。於是，一個未被觸及的世界也這樣的在文字背後徐徐打開，教我們不經意地走進去，不經意地沉思默想。這大概就是散文詩帶給我們的一些新的感動與美學經驗吧。以下試簡介詩人的作品數則。

挺幸福！

我沒有自殺的兄弟姊妹，精神撐不住的時候倒是有的，我兒子有時候也會頂嘴，不過，總的來說，我挺幸福。就算地下室漏水，還有煮咖啡的電壺把保險線也弄燒，就算牧師又用老掉大牙的教義轟炸我們，還有凌晨兩點浣熊把垃圾桶翻過來的同時；一個混混也正在切斷我汽車音響的電線，我還是說，我挺幸福。

半夜裡又有些聲音把我弄醒，挺幸福！挺幸福！我悄悄在我老婆耳邊說，一邊探手去找放在我們藏在床底下的棒球桿。

毛蜘蛛

我和一個皮膚像橄欖的女人喝咖啡她把一隻碟子般大小的毛蜘蛛扔到我臉上。毛蜘蛛蓋住了我的臉，它的腹部堵住我的咀巴和鼻子，我的左眼被一隻長了毛的腿弄得要閉上，我睜開右眼看見她得意地笑。我幾乎要窒息，她看在眼裡明白在心裡。最嚇人的是這隻活生生毛茸茸的蜘蛛——它知道它為什麼在這裡出現嗎？我可以向它抗議嗎？我們這樣坐了好幾個小時，她咖啡也喝完了，我動也不敢動生怕惹怒了蜘蛛。最後，她用叉子把它從我臉上撥開丟到地板上，算是給我一個教訓。我既想道歉又想反抗，很想把話說清楚，可是一想到爬在臉上的蜘蛛，我便打消所有的念頭。

愛因斯坦的大腦

因為鑑定了死亡，我的心臟，永遠是八歲，哭了。門鈴響處是一個矮小的男人手裡端了一個裝滿黃色液體的醃菜罐子，愛因斯坦的大腦就泡在裡面。這男人在搞天才研究，於是我讓他進來，讓他把罐子放在我傷心的木椅子上。愛因斯坦的大腦看上去跟一般人沒啥兩樣，除了有一塊被切下用乳酪布包起來。我哀悼地撫摸罐子。邊摸邊哭。“別難過。”這男人說“我的研究也差不多了至於結果估計是無結論。”

他說，她說

是我說的話嗎？他問。

不。是你沒說的話。她回答。

於是他一邊想那些他該說的話，一邊吃拌菜沙律。

對不起我沒把話說了，他說，我現在知道我錯了，我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太遲了，她說，你昨天就該想到。啊，原來是為了昨天有些話他沒說。

於是他再想遍所有該說的話，所有他故意不提的話。

他離開餐桌上床睡覺。

他睡得天昏地暗。

早上醒來，他口腔裡有一股可怕的味道。彷彿他從來沒說過的好話；所有那些溢美之詞，都在一夜之間隨著打結的舌頭消失的無聲無息。

他吞吞舌頭清喉嚨，當他開口時他聽到……一個微弱的回聲，也許是一個好的心意在接受它那無言的結局前發出最後的呻吟留下的回聲。它彷彿說，“對她說你愛她。”

當時他又不十分確定。

萬一是個圈套那怎辦？

洋娃娃

挺直地坐在一個舊衣箱裡，臉蛋平滑，骸骨似的毫無表情。是誰都可以擁有的洋娃娃。不是懶惰，是沒有人理會而顯得無精打采。沒有人修理它損壞的腿，把鼻子從頸項拉起來。沒有人抹乾淨它光著的肚皮上那些閣樓的塵垢。

想想看它空洞的腹部，裡面湧起一浪接一浪的空虛，想像一艘黑暗的船在它塑膠的胸部，胳膊與頭部裡的海道上探航。

一個手指沾滿冰淇淋；學走路的小孩發現了它，她紅嫩的臉蛋因興奮而發亮，她用不熟練的手把它高舉過頭，讓它掉在地上，再撿起來，把它牢牢地摟在懷裡。“愛，愛，”她說，弄髒了自己的白衣裳。“愛，愛，”她說，讓洋娃娃掉在地板上，彎曲的手指摻著空氣，像一個她不認識的沒牙齒的天使般微笑。

自我實現的五條必通之路

1. 在雜貨店裡把你念的咒文告訴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2. 當爆滿的電影院放到《巴黎最後

的探戈》浴缸那一幕的時候，把整盒爆米花擲向銀幕，站在座位上，怒氣沖沖不停地喊“色情狂，色情狂，色情狂。”

3. 在白天交通最繁忙的時候，走到一個交通警察面前問，“俳歌到底是什麼？”

4. 買一打有滑稽臉的保險套。在甜甜圈餅店前高舉，向走過的人揮動，盡量保持笑容。

5. 撰寫一些沒有結論的論文：負太空究竟有多少度空間？如果你一直等著太空來客，它會出現嗎？假如葉慈跟布拉瓦斯夫人*同在一個木箱裡渡過一小時，前者的詩會受到什麼影響？複印這些論文，在你的情敵生日，結婚週年，或者情人節的時候寄給他們。

*布拉瓦斯夫人(Madame Blavatsky) 1831年出生於俄羅斯。1891年病逝倫敦。早年曾修密法，後來在歐美創立通神學，其理論為宇宙萬物，同出一源，萬法歸一。

桂冠詩人

他們說如果我不出席他們就把我的兒子宰了。外面天色灰的像腦漿，我聽到彈藥箱在滾動。他們把我和一柄麥克風綁在一起而且迫我講了些莫名其妙的話。片刻間，全世界鴉雀無聲。接著，元首把天才獎頒給我也讓我跟兒子團聚，我兒子被封為神童戴上一頂塑膠皇冕，按照慣例本來是鴨舌帽和鈴子的。

大家族浪漫史

“我太胖了我的小孩雙手也沒法合抱我。”很多人都說這樣說。“對這些話總是回答不了。”這是我祖父說的——彷彿牙齒咬住掛在閣樓上的薰鹿肉什麼似的。只是一個晚上木頭做的鳥第二天便出現在地下

室。一隻松鼠尾巴拴在我的自行車的把手上。一種天賦。木工、獵人。“他真帥。應該是個人物。”有人說。祖父剷泥的時候祖母就在廚房裡一邊聽著粉團發起來，一邊盯著站在窗前有一雙長腿的半裸的醉漢。

床邊故事

我十二歲那年，有一隻馬出現。在馬上的的是喬裝騎警的李察王。一整夜街上閃閃生光。車門開了又關。煉鋼廠的主人想知道到這秘密，想摸我母親完美的乳房。那秘密是馬出現時人要在哪裡，或者要讓我鄰近從沒長過的紅紅綠綠的花朵圍住。有蒲公英。有鍍了金屬片似的鬱金香。在郊區，軍隊威風凜凜地走過，高舉他們絲製的旗幟。我閉上眼睛也聽到他們盔甲碰撞的聲音。

古老得像時間的儀式

有一個老頭把他的老婆風箏似地放起來。在他們結婚最後一年他一直就這麼做。線的一端縛著她的心臟，另一端是他的手，他在海邊跑來跑去。

一年前，他老婆頭一次被扯起來的時候呱呱大叫，現在似乎習慣了，彷彿她從沒下來。

老頭嗎？他簡直是不亦樂乎整天要放她。不過也在這時候，他腳底的沙已被沖走，他跑不動了，他老婆也開始徐徐下降。

“不”他嚷道，“這不公平。才一年，你只不過為我飛了兩次。”

“現在嘛，”她說，完美的著陸。“你也會慢慢習慣吊在天上，而且我不會像你，我保證頭一次放你上去我不會把你扯痛。”

如此立題妄論於詩，或被視為是對詩的褻瀆。因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詩的國度，從詩經始，也即夏商周三代以來，詩就是華夏兩三千年間陶冶性靈、淳化民風、彰顯情懷的文化結晶。其間且有唐詩之巔峰，宋詞之崛起，元令之從後

，賦體駢驪之姊妹相伴。三四千年間的中國人，就在其詩賦詞令的薰陶下生消相從，興衰與共。《禮記經解篇》就曾直言不諱：“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就是說，詩在於中國，不僅是文化之經典，更是燦然高懸的歷史星空，時到今日，再去妄論重識

，豈不被人恥笑？

然而且慢，不妨去回首整整一個二十世紀的王朝解體、外侵內亂、諸種運動

、產業革命等等一系列社會變革，還有其間文言白話的新舊更替，還有其間文字改革的形聲嬗變，還有其間功利實用的頻頻相顧，還有其間平仄格律、寓寄施典、結構章法一系列的更新或拋棄，等等等等。既如此還是面對事實，或能少一些夜郎自大。詩教本是中國文人漫長歷史歲月中的必修之課，不僅只是科舉，即使做人，兩千四百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曾說過：

“不學詩無以言”。但是詩在中國近代則出現了其語言、形式、章法截然不同的新舊交替，這交替無非文言與白話的更新換代。這現象在國外尤其英話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有了幾近一個世紀的新舊進退之實驗，幾近一個世紀的中西融會之爭執，且還有詩學的眾說紛紜，且還有詩教的荒蕪與疏離。其原因還得涉及到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觸及了幾千年的

封建專制桎梏，提升了人文理念，但人身自由並未真正得到解放，認識觀念以及相隨的詩文境界也是如此，得到而又比較徹底行之有效的，則是白話文的登臺亮相，文言文的退居幕後。也就是說自文字誕生以來幾千年的書面語言，由文言改為白話，自此白話書面語言成爲中國大行其道的書面交流工具。文言白話的新舊交替，受其衝擊或者說引起變革更爲顯要的景觀，應該就是文學。文學是顯影歷史、社會、人生與人情最具真實形象的唯一鏡鑒。一個國度一方民族

，倘無真實完美的文學留存，那將是一個國度一方民族殘缺不全的歷史。所以重識這一巨大變革中，文學尤其詩的情態神韻、意象演化、利弊何處，不僅是認識的昇華，也當是創造者的尋求與出路。這就需要逆向思維，換個角度再去觀察自我、人生、社會與歷史，何失何得何以是文學並文學家，斯生斯世當跋涉攀援的泥沼與天塹。

白話走上書面，自然就在明白無誤地說明著幾千年的行文之道，漸被擱置以至於封存於一隅；

白話走上書面，面臨的勢必就是新文學之原理、之文道與生存走向的重新定位、開闢與重建。

但是這期間，社會、人文以及其理念的動蕩更爲巨烈，隨之而來的就是戰亂、封閉、極左、功利、言控、淺薄、粗俗以至於文已御用，情已失魂，至使文人墨客不得不媚以求存，虛以應對，尚還要經久地改造思想以至於脫胎換骨，文以趨勢以至於啞然失語。詩，尤其新詩，只得在似斷似續的夾縫棧道間側身扭性，翼翼而行，詩教詩說詩之家長里短，也只有舌曲言幽苟且偷生，抑或是擊鼓號角張揚實用。這就是五四以降，新文學至今八九十年間的許多歲月裏，所面臨的詩之處境與局面。而古文尤其古典詩詞，即使教科書中尚還有極少數的保留，中學大學同是一樣，講解欣賞而外，無誰再去深究平仄協韻，寄寓用典。相隨而被冷落的，不僅只是醇厚溫文的行之文道，還有幾千年來彬彬承傳的事理民情，古訓鄉風，溫文爾雅。這

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但是偽詩比真詩更加暢行無阻；這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人，但是偽詩人比真詩人更爲益壽延年；這期間不能不說沒有詩論與詩說，但是偽論偽說更爲奉若神明。最早出版新詩集與倡導白話的胡適，終久未以新詩與大白話治學終身。即使以《女神》崛起於華夏詩壇的郭沫若，其中途也不得不自殺回馬槍，爲其半生爲文之精誠開出了令人哀莫能助的一大玩笑：“以前我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許許多多生以沈默或以死爲歸宿者，更不待話下。

如此形勢之下面對古典，誰還再去坦言“學道學詩，非悟不進”？即使有此情懷有此一說，實踐又將如何人所共知；

如此形勢之下面對新詩，誰還再去真誠地“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即使有此見地有此一論，環境又將如何有目共睹。

古詩詞在中國，何以有巔峰有詩話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詩學，本就是一個嚴肅的話題，未待深入探討，面臨的就是新詩艱難，動亂相從。這期間詩人名家即便有暇，也僅在於匆匆然古今實驗，中西化用，有過現代，有過意象，有過象徵，也有過新格律，也有過在古典與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之芻議，但終未形成新氣候，更毋說洋洋大觀。時到近期改革開放，雖有近二十幾年的所謂撥亂反正，但這是學問，荒漠的原野上再去綠洲，崩潰的邊緣上再去扶正，“皮之不存毛則焉附”的情勢下，談何容易？“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能是一兩代學者專家所能挽得回扶得正的？何況世風趨淺，粗俗已慣，又有幾人深明錢氏鍾書之言：“詩者，藝也。藝有規則禁忌。”尤其當今的一些青年人，白話再白話，信口信筆，“嘔啞嘲嘶難爲聽”而不知是“嘔啞嘲嘶難爲聽”；誰還從錢氏之所教：“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於規矩哉。”這是詩之國度的悲哀。悲哀還在於對於詩，由崇高的陽春白雪的寶座上，拉向下里巴人還要其鞠躬盡瘁，鞍前馬後，遺忘了其詩的本原與歸止

，無視錢氏所言：“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寫器用之載道

。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無象者，托物以起興，恍惚無朕者，著述而如見。譬之無極太極，結而爲兩儀四象；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傳焉。舉萬殊之一殊

，以見一貫之無不貫，所謂理趣者，此也。”詩即如是，能是文盲或是于詩一無情趣者，所能西瓜番茄般信口填腹之物？

這就是說詩終歸是詩而不是煎餅大蔥蘸大醬，任何人都都可受用；

這就是說詩總得有於詩結緣之人之情趣，方可信步涉足詩之林。

這就需要詩教美育的薰陶與塑造。何樣的詩教美育與薰陶，方能讓人走進詩

，知其詩情融其默化？至而今，小學中學可以說有詩無教，教也僅如上述所言

，僅在於解析與欣賞，至於深得三昧且能聊詩以胸臆，又當是談何容易？儘管許多年間就在欲詩大衆化，就在倡導爲工農兵服務，就在讓群眾喜聞樂見。即使如此倡導，至如今倘若問卷於衆，於詩不說會作，不說鍾情，即使願看願聽其朗誦者能有幾人？其百分比又將如何

？究其實際，並非一些人所說，盡出於新詩的缺陷種種，古典呢？古典比之新詩更能入列大衆？問題在於詩之本身又非在於詩之本身，在於本身，是說詩其本來就是一種特殊文體，非如登山玩水

，舉目即望；在於非本身，那就是詩之與衆，正如願讀書卻不願深涉古今中外天地人倫一樣，願不願不在於詩。就古典文學而言，詩經屈賦與唐詩，古文觀止與聊齋紅樓夢，自是後者光顧的多，倘若這是不爭之事實，對於詩又當何論

？如果有人知其端午而不知其屈原更不知屈原著有屈賦，能不是正常而是非正常？何以會有如此的非正常？如

此非正常待何時方能正常或及近正常？即有如此的非正常，正如讓西施去下嫁武大郎

，詩也必須去下嫁西蜀之阿斗或是紅樓之薛蟠麼？詩正如其他文體或科學一樣，那是學問。對於學問，又當如何解釋？何況那是心靈的闡釋，上帝的語言，更何況自古詩其本身，只可領悟不可言傳，一旦言傳就沒有了詩。這是詩之客觀存在，不僅中國，世界如此，如此的詩你能不去面對事實，而妄加臆說？臆說了還能叫詩？設若大唐的張打油能與李白處於同一檔次，中國依舊被稱其為詩的國度，那就是虛偽或一國人都是愚民蠢夫。所以詩其本身的“貴族性”，高雅性，文學之中的文學性，無法改變，一旦改變就沒有了詩。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許多人許多年裏以至於現在，還在誤以為詩就是楊排鳳所使用的燒火棍，黑旋風所揮舞的大板斧，不說那是蠢見，也當說根本就不知詩為何物。

談到這裏，再提出詩需要重識，或許嗤之以鼻者稍有消停。這或者還不夠，還需對人之詩性作以探究。人雖然都是人，但是由於環境、學識與人文境界的造就之不同，絕非一概而論而處於同一層次，香玲黛玉之不同人所共識，這是階層與環境之造就的不同。即使處於同一人文層次，屈原與王羲之也有其各領風騷的區別，也當是人所共知。不同者還有社會變革、理念信仰、經濟基礎所觸發的群體意志，個體差異。這還要從五四運動說起。五四說到底是政治運動，文化僅是運動的副產品，而且一直是政治凌駕其上。政治的歸止導向著文化的依從。由於封建專制理念的根深蒂固，政治的軌跡未能展示以人為本，一統集約的權勢始終體現著帝王意志，所以漫長的歲月裏人依舊是社會的附庸，權勢的鷹犬，人文境界未能以人為本得以提升，文化也便在政治的利刃下得以任意閹割以供所需。詩除了為政治服務，加入到功利佇列，以功利的面貌出現而外，其所作所為的天地也就狹而又狹，以至於漫長的歲月裏，所扮演的角色，也只能是其應聲蟲，拿來我用。如此久

了，詩於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成為時需勢需的輿論工具。戰爭用以鼓動鬥志，割據用以鼓動信心，運動用以鼓動深入，個人用以表明傾向，政權用以維護聲譽。沒有人去說或者根本就不敢去說，文學畢竟有其與社會背道而馳的一面，或者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面，所以有人說詩人是預言家，而詩有其先知先覺的素質。倘不是如此，其詩之形象，不管其上層下層，官宦百姓，也便只餘扮演拿來我用的角色。拿來我用久了，詩也就只有在變異著詩的質地，人也就只有在變異著人的理解，一旦稍有回歸或者說稍具詩的本來素質，驚異雀起勢在必然。於是詩之老祖，也便由屈原轉移為張打油；詩之本色，也便由春江花月夜轉換為街頭訓諭；詩之豐彩，也便由“萬古騷人嘔肺腑”降格為“短裙愁牽鶴脛長”。以至於擊鼓號角了許多年，許多年裏詩就是一支奉迎階級鬥爭的別動隊，槍炮是靶首也是，英雄是狗熊也是，教授是愚民也是，革命是阿 Q 也是。所以時至而今，古典莫說，即使口語即使所謂的口語詩，一旦流落于百姓家，也會有許多人不知其為何物。這便是新詩漫長歲月裏的基本形象，古典詩更是如此。詩淪落為如此形象，人與詩有著如此的距離，抑或說詩其本來就具備著這一孤獨孤絕與孤寂的品質，對人尤其那些於詩本就無緣的人，尤其以偽亂真真已隱去廬山真面貌的時候，何需再說“至情言語即天聲，竭誠靈府方神韻”？何需再說“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何需再說“誰知老夫吟哦苦，此夕殘燈伴月凄”？

所以有徐志摩、戴望舒、李金髮幾十年的消聲及匿跡；

所以有胡風、聞捷、李廣田的漫長的冤獄與不得不歸去；

所以有郭小川、郭沫若、賀敬之不得不應時而驅遣詩格。

這時候的詩能說還是“賦到滄桑句便工”之真詩？這時候的詩人能說還是“詩似冰壺見底清”的詩人？時代造就詩人也在毀滅詩人，詩人成全真詩也在消解真詩。即使今天的流派、主義、主張兩後春荀也好，各立山頭也好，你爭我

論，大有詩人詩作自此即可超凡脫俗的聲勢，但是有誰細想屈原、李白、杜甫何其孤獨而詩方才有其真詩？乾隆皇帝何其熱鬧為詩方才多是偽詩？不能說走出鳥籠即可直上雲霄，不能說世應于時即可盛世，還有固習，還有固執，還有理性，還有人文，一時得水卻難以鵬翼北溟。這就是說文化積澱非一日之功，荒漠裏起步不可能轉身就是綠洲。唐詩，若沒有屈賦漢魏六朝諸種文體的虹橋漸度，就不可能有唐詩的巔峰；宋詞，若沒有唐詩於前的啓悟就沒有宋詞的崛起。所以十年二十年的瞬間雀躍，不僅完不成百年大業，即使雄心壯志，也只能說是藍圖在望，尚還要積材備料，尚還要奠基牢礎，殿堂聳立尚是遠景。深圳、浦東你能說已是人間桃源？對於詩也是如此，不去重識不去深悟，不去豐羽不去淡泊，只憑熱情與心願，是走不進詩之大野，林立起詩之蒼原的。所以還是面對現實，知其詩之古往，問其詩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情感使技巧飛起來

◎師力斌

——讀〈一生的眼淚，那一天裏都流乾〉

〈一生的眼淚，那一天裏都流乾〉，無疑是蔡克霖最能打動我的一首詩。

說這首詩好，就在它集技巧與情感於一身。充沛的情感使技巧飛了起來，而恰當的技巧使容易流俗的情感深刻而動人。情感與技巧的天然合一，融為一體，是詩歌之佳境。我不相信不靠技巧的佳作，也不相信純然以技巧可動人。在眼淚太多的年代，單憑眼淚是不能輕易打動人的。但這首詩卻“明知眼淚俗，偏向眼淚行”，把流俗的眼淚轉變為陌生化的眼淚。與眼淚有關，卻非通常之眼淚。其技巧表現在兩處：“它的反光，一直儲存並且願意作證”“而往事常常提著我”。前一句，不寫眼淚寫眼鏡，王顧左右而言它，已經高妙；第二句，不提往事而“被往事提”，更是出語驚人，正如暗夜一道突如其來的閃光或劈面飛來的匕首，對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有一種深刻的刺痛產生。“往事常常提著我”，多麼形象而準確的語言！他說出了我曾經想說而未曾說出的內心。自己又何嘗不是常常被往事提著？這一句可看成全詩的詩眼，點睛之筆。讀到此處，相信每個讀者都不免猜測：是什麼樣的往事？什麼樣的往事能讓人終生難忘？什麼樣的往事能夠一次性流盡他的眼淚？勾引讀者思考，是蔡克霖在技巧之中搭載的最重要的貨物。答案誰也不會知道，但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能夠激起我們思考的詩歌是一首好的詩歌，能夠讓我們反復思考的詩歌可能就是佳作了。蔡克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看待情感的框架：往事提著我。人生經驗是普遍的，視角卻獨特。這正是此詩的可嘉之處。

在描述這段特殊的情感經歷時，作者並沒有毫無節制地放縱感情。而是將抽象的情感物化為形象：“眼鏡的反光”能夠作證，“往事”人格化。形象是該詩的另一長處。詩歌不應該放棄形象語言。誰善於運用形象語言，誰就掌握了一半文學。自“五四”以來，人們對白話與文言之間的對立有一個明確或是斷然的判斷，認為白話越白越好。這不僅是常識的錯誤，也是歷史的錯誤。只有高人才能不受這種歷史

斷裂論的影響，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懶婆娘的裹腳”，“糖衣炮彈”，“東風壓倒西風”，“三座大山”，“紙老虎”，這些耳熟能詳的形象化語言，一方面源于毛本人的語言天賦，另一方面也是他刻苦的修煉的結果。在他心目中不存在文白之分，只有高下之別。毛澤東並非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白話領袖，只會寫“村上的人死了，要開個追悼會”，而是能白能古、文白相通的大家，是魯迅所說的“改造文章的祖師”。需要時，毛澤東可以寫很好的古文，如1919年的《祭母文》，“嗚呼吾母，遽然而死，壽五十三，生育七子。”“育吾兄弟，艱辛備歷，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不忍卒書，待徐溫吐。”用周恩來的話說，“毛主席是讀古書的人。”毛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習期間，精讀了大量古文，包括二十四史，《文選》，《韓昌黎全集》，《讀史方輿紀要》，《史記》，《資治通鑒》等。認為白話新詩就是越白越好，離古典越遠越好，這都是極淺陋之見。實際上，新詩以來所有大家，如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直到今天的西川、于堅、歐陽江河、臧棣等詩人，無一不是有著很好的古典文學的修養。我不是說蔡克霖就是毛澤東，也不是說蔡克霖就貫通古今。而是說，蔡克霖的寫作思路與毛有相似之處，他不是一味簡單地追求白話之白，他還注重語言形象，追求意境，追求修辭。他的寫作思路可能是一個詩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由向古典學習轉向現代，由注重技巧而超越技巧，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新詩的不二法門。正如書法應從楷到草，行路由走到跑。那種直接從新詩入手就能寫好新詩的說法，如果不是指天才，就是癡人說夢。

蔡克霖的詩在風格上很有些守舊的味道。在這個將理性、克制視為金科玉律的時代，在“80後”青年詩人舉起反抗傳統的大旗、肆意揮霍青春感覺的時代，在“下半身”大張旗鼓地為身體的合法性搖旗吶喊充當先鋒的時代，在這“中國不相信眼淚”的時代，他竟然還在寫眼淚，寫心靈，仍舊在追求意境，追求抒情，追求文

字優美，追求溫柔敦厚，追求清新婉約，顯然有些不識時務。他力求為我們運送唐宋時代的風流餘韻，企圖重現古典中國五色斑斕的文學光輝。反潮流的冷清下場是人所共見的，但反潮流精神之可嘉也歷來有口皆碑。我們雖然不贊成大家都像余光中那樣一味化古、化歐，但是，要對所有棄古典漢語如敝屣的寫作開綠燈，也是瞎話。語言的進化，或者說的再冷靜客觀一些，語言的轉變，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有人做破壞的先鋒，有人居中，也有人以承接傳統之流韻為己任而殿後。三部分人于語言長河中並存互動是常態，甚至相互攻訐乃至大動干戈也合乎歷史之潮流。但若說先鋒要滅後軍，老大容不下老二，這絕對是自欺欺人之說。試看歷史上那一流派曾以大獲全勝而一統天下？一統在政治上是福事，在文學上則絕對是禍端與奇跡。蔡克霖屬於後者。可以推測他受到的影響更多地屬於余光中、洛夫一路的臺灣式影響，而余、洛則更趨近于有意承接古典的路數。

“一生的眼淚，那一天裏都流乾”。剛讀到蔡克霖的詩，還以為他是一個毛頭小夥子，後來才知已年近半百。但激情卻是罕見得豐沛，活生生一個年輕後生，其人聲若洪鐘，豪言壯語，肆意談笑，一見即是性情中人。此詩可為一斑。“一生的眼淚，那一天裏都流乾”，是婉約派的老夫聊發，儼然是一顆敏感而年輕的心跳。雖然說這一段歷史隱情我們不得而知，但字裏行間，濃縮著一次刻骨銘心的人生經歷，我願將之視為一件藝術珍品。

大多作家終生的創作可能等身，但除了極個別別人能夠字字珠璣、篇篇佳製之外，大部分作家可能一生中僅有一兩篇得意之作就很幸運了。在某種程度上說，每個作家終生都在創作同一部作品。不是說新作品超過舊作品，而是以一部又一部新作向理想中的成功之作不斷邁進。創作是一個不斷和自我較量、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蔡克霖的創作可能也不例外。如果讓我給蔡克霖選代表作的話，我就推薦這一首。

2005年2月13日於北京

隨意且弱智， 是形式主義的死穴

◎藍亭

一直迴避討論形式主義的詩歌問題，幾年前看過很多朋友寫形式主義詩歌，只是把文字排列的方式變換一下，比如“金字塔”，比如雙柱體詩歌（青草地上有過一位 SIEG

的朋友寫過幾年前），許久從前，台灣有位詩人還寫過類似螞蟻的詩歌，好像張楚還用它寫了首歌曲，文字形狀是兩路螞蟻，中間夾著蝗蟲的大腿，或蜻蜓的翅膀。

最近網上一些詩人，也談到什麼爵士樂的 IMPROV(英文是 Jazz improvisation)似乎放縱隨意的即興是爵士樂的風格，也可以或直接簡單借用到詩歌裡來，其實也是屬形式主義的一種而已。形式主義的藝術，是現代藝術的一個特質，不可否認，要宣告現代藝術的失敗，似乎世界還沒有這麼強的自信。達利很早就和畢加索的通信中就尖銳批判

，“你知道你的作品，是多麼醜陋麼？”，這兩位同時代的現代繪畫巨匠之間的美學觀點的強大差別，似乎知道的不多，他們都是從西班牙出道的，達利一直堅持的超現實主義的創作，當時畢加索進行所謂“立體學派”的革命，對視覺的審美革命在這以後吸引很多現代形式主義者，隨之延伸其它學派，直到後來的抽象表現主義。我個人認為繪畫其它藝術的變革和失敗，也是證明一點，形式主義的死穴，便是隨意和弱智的解構。

詩歌，當然不是繪畫，西方也有很多詩人嘗試各種形式主義詩歌的“變革”，但其中對詩歌本身的推動，也僅僅停留在形式本身。比如 E.E.Cummings (庫明斯) 這最具有代表性的先鋒詩人，對形式的解放理解是相當早的，當然沒有閱讀或閱讀晚的中文詩人朋友，也沒有什麼遺憾的

。很多死胡同，沒有人去走，如何知道是死的。

回到批判隨意或即興的所謂 JAZZ 爵士詩歌的形式主義，西方也早而有之，最有名的可以算 John Ashbery (阿什貝利)，JAZZ 爵士樂他是最喜歡，他的詩歌風格當然沒有簡單停留在簡單意識隨意之上，其實懂一點音樂的也知道，爵士隨意和即興不是沒有和音組合和樂器組合的，詩歌也是如此，詩歌本身的文字和閱讀的傳統，以及讀者的審美本質同樣是不會簡單被一些隨意的思維蒙騙的。

記得一次文學課（美國大學裡）上，有位女子反問教授

，為何她的一些隨意的思想，寫下來，和 James Joyce (喬伊斯) 的尤利西斯的意識流就差別這麼大呢？所以，簡單形式主義，不是任何文學的前途，而是死路。

詩入
櫥案

羅伯特·克瑞里

◎劉耀中

50年代的美國黑山派第三號創始人克瑞里 (Robert Creeley, 1926-2005) 今年因肺病去世了，享年 78 歲。首位創始者奧爾森於 1970 年去世，第二號的鄧肯及小字輩的多恩則分別於 1988 和 1991 年去世。該派現在剩下的主要盟友只有萊維托夫，但她也已經高齡 82 了。

克瑞里生前樂觀地堅信黑山派是美國詩壇的重要詩派，不過無可否認的該派只是次要的後現代主義邊緣的一派！自小喪父的克氏兩歲時在一次意外中失去左眼，他父親留下的一筆保險金只能維持他在哈佛求學的一段時間，輟學後他到印度和緬甸為美國戰地服務團當卡車司機(1945)，但在部隊裡百無聊賴而染上了吸毒惡習。一年後回到哈佛，可是學業卻追不上未獲得學位就離校了。之後住在新罕布什爾一雞場，他告訴人說自己花了大量時間聽爵士音樂，一次正在吸毒時偶然聽到了廣播電台的詩朗誦受幻覺體驗的啟發開始寫詩，寄去給一些不知名的雜誌發表而得到注意。50年初遠赴法國和西班牙，在馬霍卡島創辦了一家小型出版社。

1954年奧爾森給了他一個文學士銜頭並邀他到黑山學院（位於北卡羅來納州）一起任教，1960年得到新墨西哥大學碩士學位，創辦了《黑山評論》並兼任主編，發表了當時少為人知的奧爾森克瑞里及學院其他詩人的作品。

克氏的詩多反映了來自威廉斯的影響，詩集《為了愛》(1962) 表現出他技巧的純熟，句法簡潔明快。堅持使用簡明

的語言，也不喜歡用隱喻；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影響常常將英文字縮寫：如說話 said 寫成 sd；他以節約抽象藝術的 Minimalism 收窄詩域，形式窄得像條杆似的。怪不得英國詩人格雷夫斯說克氏是個描寫身邊事物的地域詩人 (Domestic Poet)，這引起了黑山派盟友萊維托夫的反駁，她說：“我認為鄧肯和克瑞里是我同時代的主要詩人！”她不認為黑山派詩人是邊緣詩人。

克瑞里的詩其實影響了許多年輕詩人，甚至今天的黑人語言和“饒舌”也受了他的影響。他曾在一些大學裡教過英文，1967年以後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任教，1976年出版《詩選》，先後共出版了六十冊詩集和一部自傳。他去世時遺下妻子及八個子女。

以下是從張子清教授的《二十世紀美國詩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591-592 頁內抄來的克瑞里詩作〈時間〉的四段：

時時
刻刻
身軀

對我來說
在那兒
捕捉

空氣，空間的
模式——讓我們
今天一直
走到
海灘
……

編輯筆記

本刊上期始聲言今後刊出的稿件，會將仍有“詩歌”用詞的原文保留並加以註明，讓讀者看到稱“詩”為“詩歌”的累贅混淆及“百病叢生”之弊。可惜當排版時，這些支離破碎的詞語實在令編者不忍卒睹，故仍然將詩創作中稱“詩”為“詩歌”的“還原”為“詩”，至於文章亦僅只一兩篇作這樣的處理。在這一兩篇文章中讀者可以看到每一個“詩歌”的用詞，在“歌”字下面編者所加的橫槓，這裡試以頁15的一段作舉例說明：“時間一晃而過，從1999年底第一部《九人詩選》的呱呱墜地到2004年譙達摩、菩岸共同策劃的這部詩集的即將面世，“第三條道路”詩歌宛如一個初生的孩子，轉眼間竟已要慶祝自己五周年的誕辰了。整整五個年頭蹣跚的學步歷程，在漫漫中國詩歌史長廊上也許只是淺淺一抹稚嫩的腳印，然而就這跨世紀詩歌大鐘上清脆的一聲嗚噠，……”。

在這短短的一段中，如果“詩”等於“詩歌”的話，則“詩選”應該是“詩歌選”，“詩集”是“詩歌集”，“詩人”是“詩歌人”；如果不是，則何處應該稱“詩”，那裡應該叫“詩歌”，有沒有什麼標準？抑是隨作者喜歡？回過頭來說，如果“詩歌”等於“詩”的話，則“詩歌史”“詩歌大鐘”稱作“詩史”和“詩大鐘”又有什麼不妥？豈非是更簡潔明瞭和有力嗎？

詩人是講求用字用詞精練的，評論家的用詞更要求邏輯性嚴密，這些都是提起筆來就要注意的基本功夫。我們的詩人和評論家們如此糊塗草率，對詩的認識遠不如古人，還談什麼前衛、創新和超越？想起5月份在大理召開的第十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主題“當前的詩歌困境及其出路”，“詩歌”的困境當然是存在的，但不解決這個對“詩”的基本認識問題，則不論是“詩”或“詩歌”都將永遠步前人或外人之後塵，而不會有什麼出路的！嗚呼！本期而後，我們仍將來稿中的“詩歌”一律改正為“詩”，不願者請在稿中註明。

詩訊

●第十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年會已於5月18日在雲南大理閉幕。參加者包括來自中日韓越南泰國新馬美英等世界各地的詩人。

●越南詩人，也是新大陸詩刊同仁的陳耀祖夫婦將於今年6月下旬訪美。

●繼中國首例詩畫合一的靈異之作《巴別塔圖騰》（李雲楓繪）出版後，東方出版社續推出姊妹篇《斯卡斯迷宮》，詩作者有屠岸、樹才、殷龍龍、白連春、君兒、李雲楓、天樂、梅花落、西川，民謠歌手、詩人周雲蓬，以及滄桑、是如等。除了在全國各大新華書店有售，海內外的朋友們也可以按以下地址郵購：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鬱花園2里2號樓2單元101室102600，收件人：任學軍，定價：美金42元（含郵資）。

●深圳詩人劉虹的第五部個人詩集《劉虹的詩》，近日已由重慶出版社出版。被認為是“為女性寫作注入了思想的穿透力，又保持了感覺的鮮潤，是一種更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義立場”。聯絡洽購：518049深圳梅林一村82-14G劉虹。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